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凡平

第一卷·第三期

平凡文藝出版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平凡稿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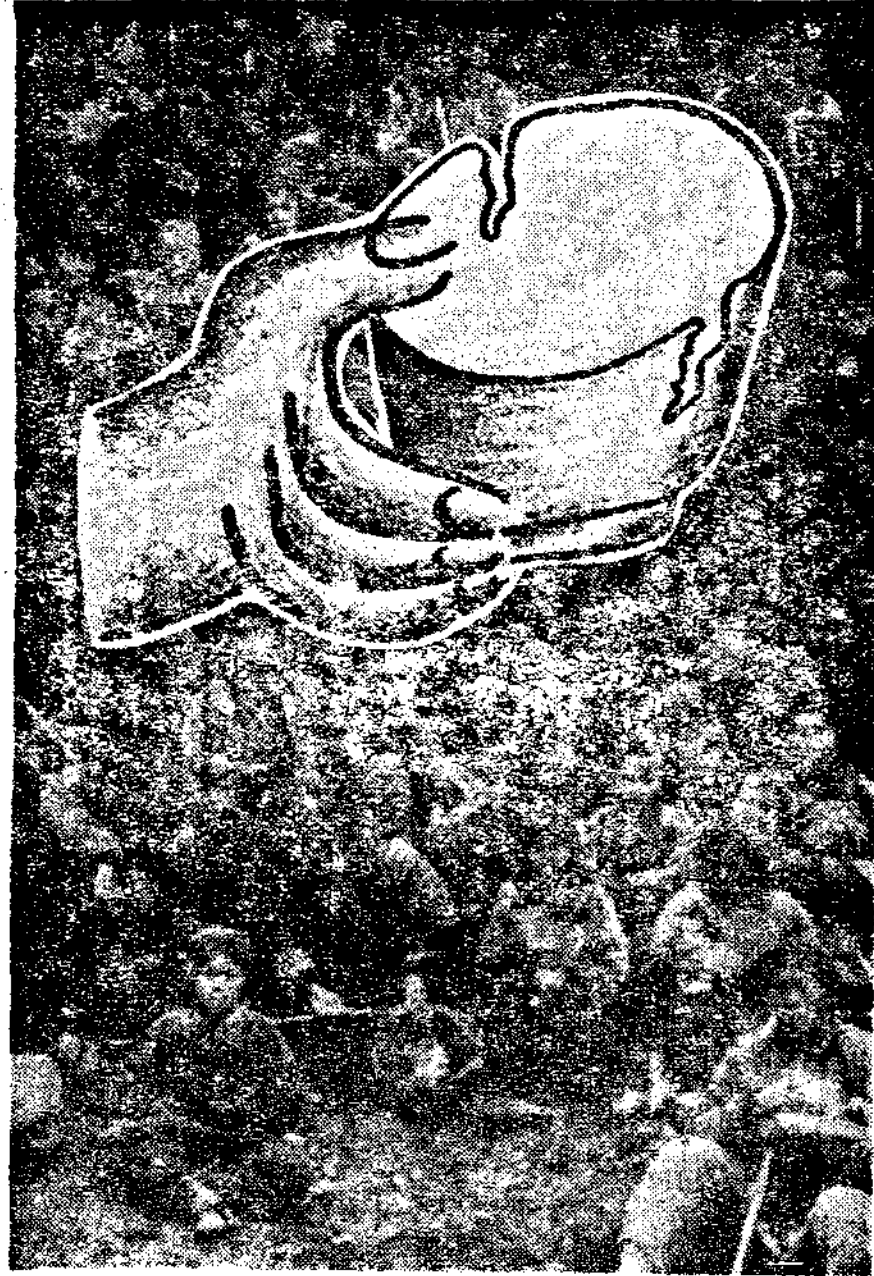
- (1.) 本刊各門，均歡迎投稿，唯譯稿暫時不收。
- (2.) 如蒙以木刻，畫稿，攝影，及其他具有文學意義之圖畫見贈，尤所歡迎。
- (3.) 稿末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 (4.) 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如投稿人不願時，希在稿端聲明。
- (5.) 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覆，惟付有郵資者，如不揭載，可以退還。
- (6.)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
- (7.) 本刊登出之稿，其著作權仍屬於作者；唯本刊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亦得自由採入。
- (8.) 來稿請寄：

福州東街路竹林境三十六號陳學英或仙塔路十八號林心平收轉。

本社啓事

茲謹聘陳瀚大律師爲本社法律顧問，此啓。

陳律師事務所：福州東窰逸廬。



趙肅芳 (作而命請民災省三甘陝川爲) 哺待嗷嗷

凡平

期三第 · 卷一第



佛一薩

抗

日五十月四年六廿國民

平凡

第一卷·第三期

目次

新文藝與救亡的任務

糜文開 (一九七)

銅 盆 魚

琬 夫 (二六三)

白 沙 灘

舒 謙 (二二二)

翻 本

李小山 (二四二)

民 兵 (英·Robert Westerby)

徐君藩 (二〇一)

阿 金

陳啟肅 (二〇八)

和 平 · 子 彈

雷石榆 (二三五)

極 名 譽 的 傷

林冷秋 (二三七)

招 工

雪 蒂 (二五九)

圖：抗！

嗷嗷待哺

襲與防(木刻)

犧牲(木刻)

薩一佛

趙肅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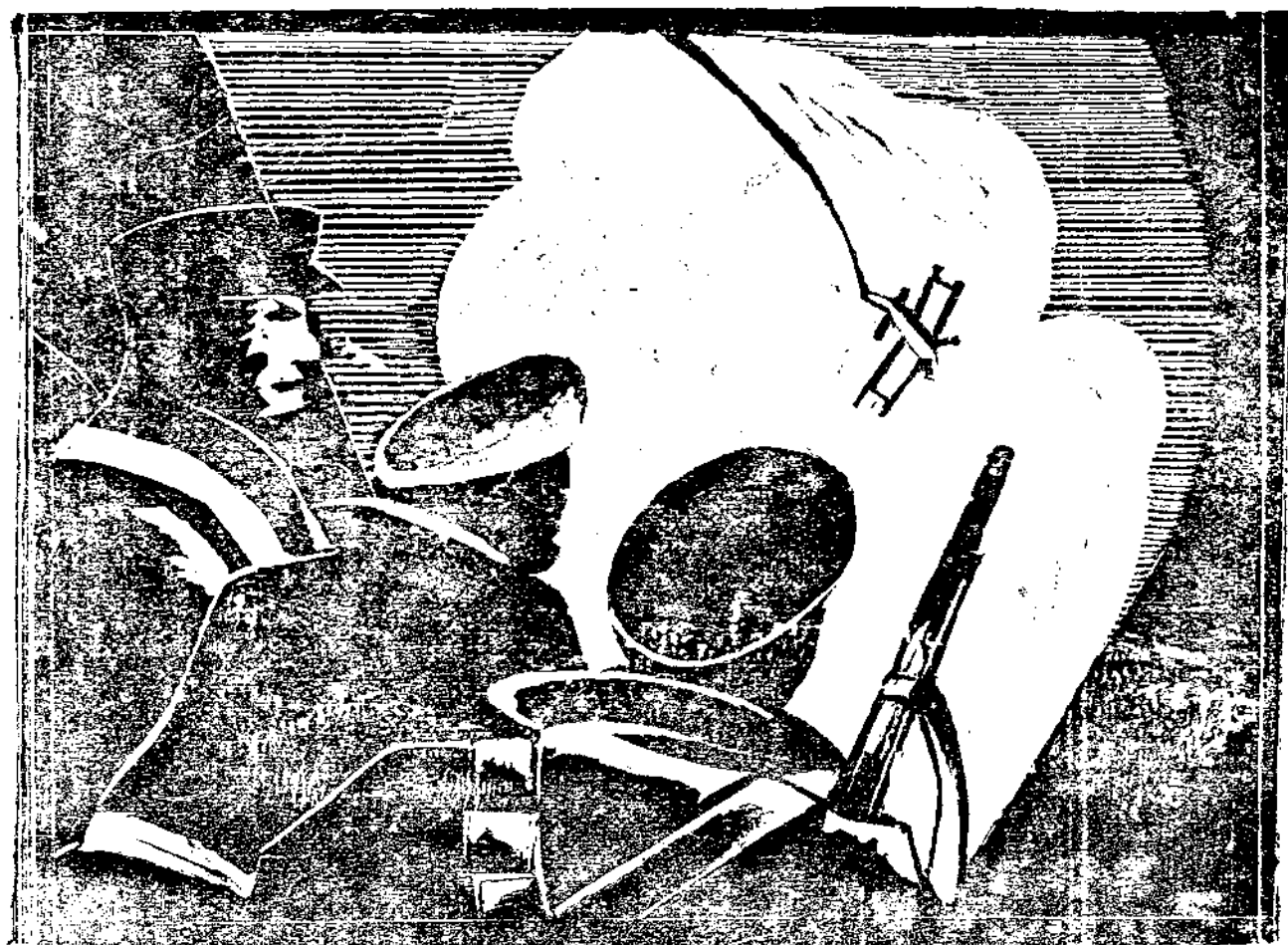
嚴孔談

林存斌

平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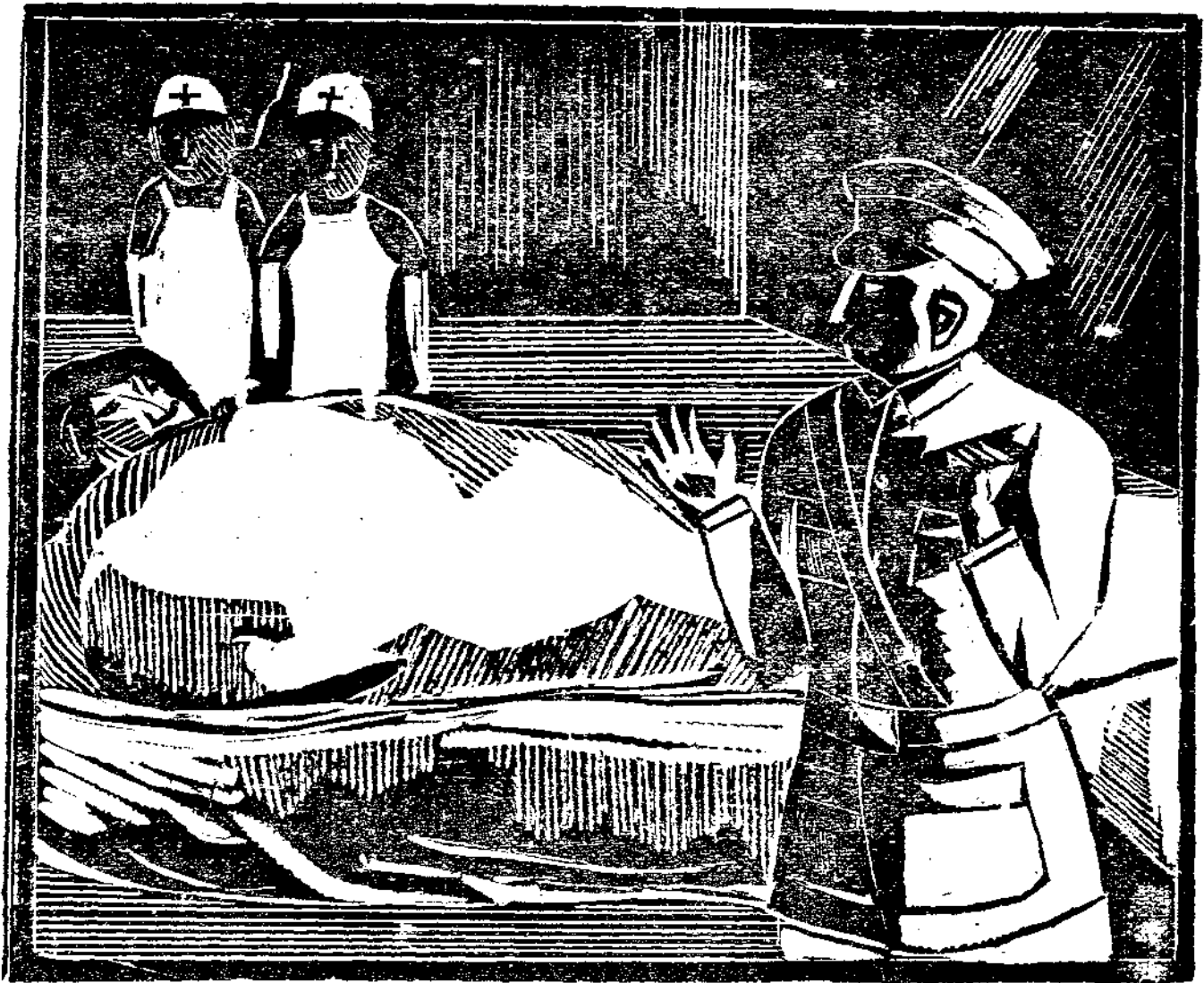
第一卷·第三期

目次



作 談 孔 巖

(版原) 防 與 襲



林存斌作

穉牲(原)版

新文藝與救亡的任務

糜文開

「新文藝史的考察」

自從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等在新青年雜誌上發動文學革命，到一九三七年的今日，新文藝的歷史，不過只有二十年，可是在這二十年中，新文藝已經經過了不少的變遷，產生了不少的派別，提出了不少主張。有人說西洋文藝數百年的歷史，在中國文壇，只短短的十年，便一一演變過了。也有人說，現有世界各種各派的流行的文藝，也光怪陸離地各各出現在我們現在的中國文壇，因此，似乎新文藝史是不易談的。不過最顯著的，大家認定新文藝的歷史，可分做兩個階段，就是前十年為文學革命時期，而後十年為革命文學時期。這樣的分期是不錯的。而所謂文學革命，主要的是資產階級文學的建立。所謂革命文學，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建立。

文學革命的發動，最初雖似乎只是文字的改革，其實作為文學革命的靈魂的，却是思想的改革，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說得很清楚。他說：『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為重要。』那末，作為文學革命的基本的思想究竟是什麼？那只有民

主思想和科學思想兩者。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 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德賽」兩先生，就是資本制度社會的兩件法寶，是資產階級的精神上的產業。周作人所說文學革命的兩步，第一步便是胡適所提出的「白話文學」（後正名爲「國語文學」），第二步便是以德賽兩先生爲基礎的周作人自己所提出的「人的文學」。文學研究會的「人生藝術」，創造社的「自我表現」，都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文學。

可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列強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下，始終未能生長完成。辛亥革命後雖掛起了民主政治的招牌，沒有能保衛着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生長，政治依然握入了軍閥之手，依然擺脫不了列強帝國主義的束縛與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的資產階級以自由發展的間隙，使中國的民族工業一時有蓬勃的生氣，作爲資產階級文學的文學革命，也隨着爆發。可是戰後依舊給帝國主義的勢力壓伏下去；「五卅」運動，資產階級雖一度努力作反帝的鬥爭，可是最後還只有妥協；一方面由于列強的資本主義的大缺點，已爲人們所熟知，資本制度內在的矛盾使資產階級畏

首畏尾，一些不能有所作爲；于是引起了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作爲反帝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路線，這一思想表現在文學上的，便是一九二七年以來的革命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最先提出革命文學的主張的是郭沫若的「革命文學論」一文。領導這運動的起始是創造社和太陽社，後來是左翼作家聯盟。

所謂「文學革命」，所謂「革命文學」，其基本的思想雖然不同，後者的主張正確與否，也姑置不論，可是我們仍能找出兩者相同之點來，那便是「救亡圖存」的任務，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二十年來新文藝一貫的任務，便是走着反帝反封建的路線，來完成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的業績。

中國近百年史是一部國難史，也是一部救亡圖存的民族解放運動史。一八三八年開始的鴉片戰爭，帝國主義用大炮轟坍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的長城，使廣大的中國領土，淪爲一塊門戶洞開的列強所爭逐的半殖民地；其後，中法，中日，八國聯軍的戰爭，以至「五九」訂約，「九一八」失地，整整的一百年都在國難的時期中，戊戌政變、義和團暴動，辛亥革命，「五四」，「五卅」，無一非救亡圖存的運動。文學革命，便是承接着辛亥政治革命而發生的在文化方面的一種救亡運動，救亡的工作，是內的革新，和外來束縛的解除，所以反帝反封建是最主要的工作。

文學革命時代，反封建色彩較濃，反帝的色彩是比較隱藏的。文學革命發動的當初，雖甚囂

塵上，尙是新青年的獨腳戲，並且處于有暫時被撲滅的可能情勢下。鄭振鐸在文學論爭集的導言裏說：「當時是安福系當權執政。謠言異常的多。時常有人在散布着有政治勢力來干涉北京大學的話，並不時的有陳胡被逐出京之說。也許那謠言竟有實現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撥開了文學革命前途的雲霧，並使新文學運動立時得到各地的響應，而普遍于全國，「五四」運動肩負着反帝的任務，因而也付與文藝以反帝的任務。到「五卅」發生，文藝上反帝的色彩漸顯，緊接着革命文學的興起，不放棄反封建的任務，而更強調了反帝的精神；直到現在，新文藝一派相承的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上。不，現在藝術的各部門，不但是文學戲劇，就是繪畫，音樂，電影等等，也都已取着這一致的「救亡」的步調了。

新文藝並不就是白話文學，白話文學是新文藝的工具，但白話文學也可說是反動的舊文學。新文藝是什麼？一句話，新文藝是一貫的救亡文藝。一切的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科學，藝術，一切的中國文化，也只有配合上救亡的任務才有生路，風花雪月的新舊詩人們，開開眼吧！提倡問適與性靈的幽默文人們，去你的吧！

民兵

(英·Robert Westerby)

·西班牙內戰的深刻描寫·

徐君藩譯

一

當那個班長來到那邊，正是晨光熹微的時分。大地還是一片模糊，巖石在隱約的晨光中，看來像是平面而毫無重量的東西。那牢獄死沉沉地隱伏在巖石的後邊，似乎也正在守候死的降臨。突然，牢獄里的某地方發出一種悽厲的聲音，那聲音奇怪地迴響着，傳到遠地，拖着尾聲去了，使當地的幽靜增加了濃度，使空氣更見死寂。

菲歷麻木地舉眼往四周一望。覺得眼前的景况很不佳。雖然那個班長已經把他們一夥三十個人全數帶出來，可是在那地方的延擱，却沒有一個人猜得透是爲着什麼。

天色漸見明亮，頃刻間，那斜面的平原與巍立平原外邊的險阻遠山，一同躍進眼里。遠山呈現着青色，山脚有許多小小的叢樹。菲歷貪婪地望着，在那些遠山的後面，便是他的家。

一個長官一邊扣上外衣的鈕子，從牢獄里走出。他是細個子，皮膚帶些淡黃色，却具有傲慢

能幹風度的人。那已破損的軍服裁製很適身，緊緊束着腰部；打斜戴一頂帽子。他轉身面對沉默的行列，緊閉了嘴巴微笑，灰暗的小眼閃閃地發亮。那外衣上有一顆扣給一根細線吊住，才沒會掉了下，祇要他一動，便抖個不了。菲歷迷惑地緊眯那顆扣，奇怪那根線竟不會斷了下來。那長官若要舉起他的臂，便會把它擺動得利害。

『那邊一共多少？』長官大聲地喝問，似乎要壯壯自己的胆。

班長行個軍禮，答說，『三十個，官長。』

『我要用那架新槍，』官長說完又回頭大聲叫喊。他摸摸身上的皮帶時候，吊下來的那顆扣便急劇地擺動跳躍。

班長似乎想不透。

『用新槍，官長？』他問。

長官因發怒而漲紅了臉，直對班長的眼瞪了半晌。

『對，那新槍，』他說。『我要自己開槍。只消一兩秒鐘它便能殺盡這三十個人。你可以看。』

兩個人扛着新槍從牢獄走出了。他們默默地把機關槍的短腳安置在地上，與俘虜的行列相對。閃動着黯淡光芒的機槍似乎正睜大眼睛注視他們。那個擠在菲歷旁邊的漢子——不，不算是漢子

，他還不到二十歲呢，其實祇能說是孩子啊——開始大聲祈禱，畫十字架，繼而喃喃說些甚麼。汗在他的臉上直流下。似從海綿榨出的水般。

長官向機槍走去。他的臉孔此時是尊嚴的，他有條不紊地在槍後蹲下，雙手摸一摸槍身，調節好槍彈帶。於是仰起頭。

『向後轉！』他大聲呼喊，那一群人混亂而遲緩地轉個身。

『向前五步走！』長官又喊着，三十個人都在昏迷中踉蹌的走過凹凸不平的地面。

菲歷舉眼向前直視，眼前開展着一片好幾里荒蕪多巖石的平原。在遠遠的山麓，他還望得見一座教堂的白色雙塔。世界似乎是遼闊而安謐。

『止步！我只叫走五步！』

那行列波動一下就停下了。

菲歷呆站着，感到死神已守候在身旁，祇要長官的手按上扳機一切便都完了。他的心大聲而急劇地跳着，似乎將要爆裂，他流着汗守候了五秒鐘。

槍聲嘈雜地響了。

彈雨向俘虜的行列猛掃，打起了塵土與石頭，穿透了肉與骨。一夥人一下子全受傷躺下地

去。

一一

泥土潮溼而陰冷，侵襲菲歷的身體，堅硬，銳利的石頭，刺着他的臉孔。他胸部緊貼平躺着在地面，尖聲叫着的子彈還在他身體上頭的空間穿過。

突然，機槍的狂吼靜止了，菲歷聽見那個長官站起來時候，皮靴撞在石頭的響聲。

幾碼外有一個人在呼喊，他的聲音幾乎啞了——不久長官的聲音大喊說：

『算了吧！起來！起來！不會死的人不會再受虧了！來吧起來吧！活着的人可以得到自由！』

菲歷更用力把身體緊貼在地面。緊閉眼睛，汗水在雙頰奔流。

『不，不，不。別動，別動，』他自語道：『救主喲，聖母喲，教他們靜靜地俯伏着吧。那是

詭計喲，詭計喲……』

在他近旁有一陣碎石片的跳動，那是給他們中間幾個人的走動所踢起來的。那些人向長官走去，微弱地呼喊著，菲歷立刻又聽到長官的笑聲。機槍又緊密地怒吼了。

『可憐的傻瓜！』菲歷細聲地自語：『傻瓜喲！那是詭計，我早知道！我早知道！而他們現在都死掉了。』

他謹慎地張開眼，他祇能用一隻眼看了。那真是怪事，另一邊眼似乎沒有了，可也並不痛。熱血慢慢流過他的臉。從前在臉前看得見平原，遠山，樹木，小教堂；而今他的世界縮小了。只是三四塊石頭，塵土上子彈打過的痕跡，他自己的右手，和一隻別人的腳。那隻腳上套了積滿塵土的粗笨皮靴，底上釘滿鐵釘。牠似乎在萬分痛苦之中在塵土里輕輕地抽動，像一隻生物。靜止了幾秒鐘，又痙攣了幾下。

一隻螞蟻疲頓地翻過石頭，向他爬來。他覺得好像已經爬過他的前額。它的小腳好比利針，在臉上爬來爬去，停止在由眼睛創口流出來的血堆旁邊。

脚步的聲音朝他響過來，接着是說話聲。

『這裡一個！』是那個班長的聲音。

『在那里？』又一個人的聲音問，是長官的。他說這話十分興奮地，像一個正在獵取鳥蛋或蝴蝶的小孩子。

『救主喲，讓我靜靜地躺着吧……靜靜躺着……』菲歷呆看右眼旁邊的一塊石頭。穿了笨重皮靴的兩隻腳停在他的面前，幾乎整個遮沒了他的小小世界。

『這一個？』長官的聲音問，菲歷胸頭作痛，背脊上一陣冷，似給繞一盆冷水。

『仁慈的耶穌喲！讓牠快一點過去吧！』他祈求着。

他麻木地直向長官的兩隻皮靴呆望。那隻皮靴已經破舊，而且經久不會擦刷過。由一條裂縫中，他看得見灰色的襪子。第三隻皮靴，屬於他身旁給打倒的那個人的，悄悄躺在一邊。那隻螞蟻爬進他的創口，刺痛了他，可是他祇得咬緊牙根，提心吊胆地都不動。

『你不錯，』長官說，『是的，你不錯。他跟我一樣活生生呢。』

一聲呼呼的聲響，好像一條鞭急促地揮過空間，接着是一聲重響。那第三隻皮靴急劇痙攣了一會，翻轉身扭曲在塵土里。那隻皮靴踢到一邊，逃開菲歷的視野。一響槍聲，隔了一秒鐘，那隻皮靴又向上踢，又落下去。菲歷聽到長官在他身體上方的某處的笑聲。

『那是好槍，』他的聲音說。『雖然是第一遭試用，不曾遺漏了許多人，一批批的還有許多來的呢。』

那對腳響開去了，菲歷是孤獨的一個人。

太陽上來了，更多螞蟻爬進他臉上的創口。他要去嚇散牠們，但他做不到。他像要暈過去。太陽燒人似的熱，晒得他遍體流汗，又把地面的濕氣蒸透他的骨頭。

時間用蹣跚的步伐，遲緩地走去。兩腳的血已給晒成硬塊，螞蟻都羣擁在創口里。

昨天的遭遇似乎是一年前的事……那街上的激戰；逐漸的退却；受傷人的呼喊；一匹馬因臀部中彈，在人叢中狂奔的恐慌；他父親灰白的臉……摩爾人的愈追愈近……愈追愈近……可是他終於逃脫了……最先那牢獄……其次那機關槍……那長官……那螞蟻……

他那僅存的眼睛呆呆地轉向支在塵土里的右手。五個指頭似乎沒有留下一絲氣力，要動一動都感到困難而且痛苦。可是咬緊牙根，菲歷才漸漸握住了手——不久那隻緊握的小小拳頭又五指直伸地癱在石頭上面。

爲着自己的信仰，他鬥爭了四個星期，也做了四個星期的人。
他剛剛十六歲。

阿金

(獨幕劇)

·阿金·二〇八

陳啓肅

時 現代

地 長春附近

人 吳二哥

吳 氏

阿 金

王木發

老 柳

老 黃

景 一間普通農民的居室。台左(對

觀衆)上方有個土坑，土坑下來是一

列木板壁，上面糊着各種各樣破舊的廣告紙。台中央有榻門，木板黑得像用漆漆過的一樣；門的兩旁是短土牆，這牆原也用過灰水刷得光滑潔白的，而現在是一片灰黑色，凹凸不平的。台右還有個門，這可以通到另一間房子，台的中央偏左放張四方木桌，圍着兩三張小凳子，但都已經是破舊不堪了，人們似乎不敢放心坐下，只怕會跌倒似的。

開幕時阿金坐在土坑邊爲吳氏搥腿，眼裡似乎掛了些淚珠。她大概有二十一二歲，中等身材，從那露出來的圓圓的豐滿的手臂上看來，便充分地表現着身體的健康。她沒有華麗的裝飾，只穿一件竹布短衣和一條黑布褲，但那身體線條的均勻，人們無法否定她底美麗的。她的臉孔帶些醬紅色，長睫毛掩蔽着一雙晶瑩的眼睛，似乎有一道光芒，這光芒是男人的醇酒，只一杯，便會感到麻醉的舒服的。在她身邊躺着的是她母親吳氏，她的年紀已經是五十開外了，斑白的髮鬢和瘦削的兩額充分地表示着她過去

生活的辛苦和掙扎的餘痕。她具有中國通常婦人的性格，是服從的，迷信的，耐苦的，她現在病了，病得只剩下把瘦骨。

在方桌旁邊凳子上坐着二哥，他手裡拿着旱烟袋，臉上的縐紋紮緊他的心，他年紀已經老了，雖然，怒火使他轉成年青。他只穿着簡素的衣服，無疑的，他是個中國典型的小市民。

二哥（憤憤地把旱烟袋摔到地上）媽的，這成什麼世界！（沒人對他的話發生了疑問，他過了些時）好小子，忘恩負義的東西！稍爲好過一點，什麼便都忘了。

阿金 (她忍耐不住，一邊還在搥着) 爸，你何

必這樣急氣，我們不答應他便得了，對這種人生氣，那不太不值得？

二哥 不值得？湊他媽的一頓才值得。(他沉

默些時，站起來，拾起旱烟袋，看看，

似乎又惋惜着這數十年的東西給這一下

擲壞了) 你瞧，阿金，這怎麼叫我不生

氣？媽的，本發是我養大的，他假如沒

有我，早就不知死在什麼地方了。我養

活他到現在，他現在關了，當憲兵了，

便把我忘了。忘了就忘了，誰希罕他，

但是這小子恩將仇報，竟然對我要起你

來，媽的，這那兒成？你已經有了婆家

，他的兒子也已經五六歲了，還來要人

家的女兒做老婆，也虧他說得出口……

阿金 爸，你真是……他來說，我們不答應，

不就得了，生這麼大的氣幹嗎？

二哥 (把頭緊向着女兒) 得了？怎麼得得了？

這小子安着一份死心眼兒，我還不知道

？我們不答應，你以為就這樣算了？他

的花樣還多哩。

阿金 那要什麼緊，他總不會把我們吃進去？

二哥 吃倒不會吃，恐怕比吃還難受也說不定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所住的世界不是

從前的世界了。這兒是長春，不是中國

的長春，你以為還同從前一樣？

阿金 (疑慮地) 那麼依你說答應了他？

二哥 烏龜才會答應。——我是說，我們不答

應，那小子不會就這樣放開手，我們要想個法子，不然落了他的圈套，那就不得了。

阿金 有什麼法子好想？

二哥 就是啦，你媽又病着，不然的話，我們搬進關內去住，那就拉倒了。

阿金 ……

二哥 (他沉默了，縐眉，搖頭，裝上旱烟，抽了幾口)

阿金 爸，你儘苦着也不是法子，木發總不會這樣快就有花樣，強哥今天會回來，等他回來了，你再和他商量一個辦法。

二哥 (欣喜罩上他的臉)真的，我近來記性越變越壞了，阿強今天會回來，我怎麼會

忘了？他回來便好了，我想，阿金，你就跟他到關內去，你們就在關內結婚，那不一切都成了？

阿金 媽呢？

二哥 我在着，不要緊。

阿金 但是強哥在關內可沒有事情做，自个兒混碗飯吃已經不容易了，我再跟去，那不太難爲了他？

二哥 到了現在顧不了這許多，只要你先脫了虎口，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吳氏在床上轉動了，他睜開疲憊的眼

吳氏 阿——金

阿金 媽？

吳氏 阿強回來了？

阿金 還沒有。

吳氏 好像你爸爸在喊着阿強。

二哥 我們在說着阿強，並不是他回來。

阿金 媽今天舒服點兒？

吳氏 也不見得，不過好像沒有昨天那樣喘。

阿金 再吃一兩劑藥，媽的病就會好了。

吳氏 好，恐怕我永久不會好哩。

阿金 不，媽，你一定會好的。

吳氏 啊，阿金，我記起來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一個惡夢。我夢着好像是在

白天，可是天却黑得像晚上，風真大，

吹呀吹呀，又下大雨，單只我一個人

在路上走着，沒有雨傘，赤着腳在走着，

我心裡非常着急，滿路上又都是泥濘，

越走越深了，連膝蓋都溺到泥濘裡去了

，我不敢再走，——頭髮濕了，水從頭

髮縫裡流到臉上，滿臉都濕了，滿身都

濕了。我心裡非常着急，一直到醒來，

我的心還在卜通卜通地跳，我想我不會

活多久了。

二哥 你不要胡思亂想，都是你白天裡亂想，

晚上才會做夢的。

吳氏 我想我的魂魄應該已經跑到陰間去了。

二哥 你不要胡說。

阿金 媽今天不是比前天好得多，怎麼還這樣

說？

吳氏 唉，你不曉得，我想我一定不會好的，

——阿金，扶我起來坐坐吧。

二哥 我看你還是好好地躺着吧，再受了風可不是玩的。

吳氏 房子裡那兒來的風，坐坐比較舒服點兒。

，我有半個多月沒有坐起來了。——阿金，來。

阿金 媽，你還是躺着吧，不要起來。

吳氏 坐坐什麼要緊？來！

阿金只得扶着她坐起來，用一床被讓她靠着。二哥又抽了幾口旱烟，坐到

凳子上。

二哥 (自語地) 阿強這孩子怎麼還不來，天快黑了。

吳氏 阿強？

二哥 是的，他來信說今天會回來。

吳氏 阿強在關內到底做些什麼？

二哥 還不是混混過日子。(嘆息，搖頭)現在的世界！

吳氏 他回來就好了，我老記望着他，天天爲他念着佛，庇佑他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阿強這孩子的心腸也太直了，不然就在家裡也可混口飯吃。

二哥 這也難怪他，稍爲有血性的人在這兒就待不下去。

吳氏 木發不就待下去？

二哥 誰願意像木發那樣當漢奸，做亡國奴！

吳氏 他不是說在當憲兵嗎？

二哥 當憲兵倒是真的，但不是當中國的憲兵

，却是當××人的走狗。

吳氏 我看他平日在家裡，人倒是滿好的，怎麼做起這種事來？

二哥 滿好？只怨我們白生了一對眼睛！——

你還不知道哩，昨天你神氣不清，連人都都不大認得，當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吳氏 怎麼，昨天家裡有什麼事？

阿金 爸，不要說吧，媽今天剛好點兒。

吳氏 不，你知道我的癖氣，你不說，我心裏老悶着，怪不舒服的。

二哥 其實也沒有什麼，以後你就會知道。

吳氏 (着急地) 你說呀，說呀，你不說我連睡也睡不着。

阿金 爸，你真是……

二哥 不要緊，反正不是天大的事。——我告訴你，昨天木發請隔壁的周三爺過來說，要討阿金。

吳氏 什麼，討阿金？

二哥 不是麼，這小子也真虧他說得出口！

吳氏 木發的孩子已經五六歲了？

二哥 就是啦，阿金給了阿強，他也知道。

重重的敲門聲

二哥 (面現喜色) 阿強回來了。(他立起身去開門)。

· 阿金 (欣喜地趕前去) 強哥！

開了門，她怔在那兒，進來的不是阿強，却是老柳和老黃。他倆都是一身憲兵的裝束，年紀都在三十左右，老

柳矮胖，尖尖的耳朵，眼睛細小得像

老柳（醒來似的）啊——幹嗎？

是老在笑。老黃是高個兒的身材，粗

老黃 你這人真是，——我們來做什麼？

眉大眼，那一臉橫肉，凶暴的性格都

老柳 搜！

從條紋裏流露出來，手裏拿一條皮鞭

老黃 不就得了？（笑）蚊子見血似的。

。他倆不等人家的請進，就昂着頭，

老柳（忍不住臉上浮出了一層笑）誰說的！——

高傲地進來，在房中四周看看，又注

得了，我們搜搜再說。

視了阿金半天。

他倆在房裏四處走着，看着，可以動

老黃（他走到二哥面前）你就是吳正財？

的地方就翻動一下，到了吳氏睡着的

二哥 爲什麼？

床舖上。老黃打算把被翻開，却給二

老黃 好大的胆！

哥攔住。

二哥 什麼事？

二哥（焦急地而又有些怕）你們到底做什麼，

老黃 什——麼——事？（對老柳）老柳！

在人家裏亂跑？

老柳却被阿金吸住了，怔在那兒。

老黃 做什麼？問你自己做了什麼！

老黃 老柳！（過去推了他一下）。

二哥 我沒有犯法！

老黃 沒有閒工夫同你多說，老實告訴你，我是奉命令來搜查。

二哥 爲什麼要搜查？

老黃 你自己知道！（他打算翻開被，却被二哥掩住）。

二哥 人家病着，受不了驚動。

吳氏 你們到底做什麼？

二哥和老黃正在爭持着。老黃欲用皮鞭來抽他，都給老柳攔住。

老柳 老黃！（向地擠擠眼）病人身上大概也搜

不出什麼來，（指那邊門）還是到那邊房子裏看看。

老黃 也好。

他倆走入台右的門。

阿金（等他們走入之後）爸！

二哥 怎樣？

阿金 這般人做什麼？

二哥 誰知道？反正我們不犯法，也不怕他。（他走到門口望着）

老黃老柳出，老柳手上拿了一封信。

老柳（看信）好小子，胆子真大。

二哥 什麼？

老柳 什麼？問你什麼？（把信揚一揚）通起胡匪來，你的胆子也算大了。

老黃 證據有了，老柳，帶他走！

二哥（驚嚇在那兒，強爲鎮靜）胡說，我是做生意的人，什麼是胡匪我還不知道，怎麼會通起胡匪來？

老柳 這個我管不着，你有話到團部裏去說。

老黃 走！誰耐煩跟你多說。

老黃過來抓了二哥，就要他走。

吳氏（斷斷續續地，無力地，悲痛地）你們二

位老爺，求你放了他吧。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但是沒人理他的話。阿金抓着他爸爸不肯放手，喊着，哭着。

老黃 老柳，這個女孩子也帶她走。

老柳 對的，信裏也有她的名字。

老柳抓住阿金要她走，但是她不肯走，正在爭持間，木發推門進來，他也是憲兵的服裝，年紀已經三十多歲了，滿臉鬍鬚，高高的額，眼睛深陷在

眉毛底下。

木發（安祥地）什麼事？

老柳 啊，老王！你打那兒來？

木發 你們先告訴我什麼事。

老柳 還不是那一套把戲。昨天夜裏有人報告說他（指二哥）通匪，團部裏派我同老黃來查，果然在那間房子裏（指房）搜出一封信，——媽的，看他人倒老實，年紀也有一把了，還會通胡匪。

吳氏（看到木發，像得到救星似的）木發！木發！你救救你的二伯吧。他那兒會通什麼胡匪，一定是人家誣陷了他。——我又病得這樣，你替我向他們求情吧！

木發（指二哥）老柳，這是我的二伯，通家至

好，看我的臉上，不要帶他進去可以麼？

老柳 這個辦不到，有了公事不帶人，那兒成

木發 你想想法子，——我老實告訴你，我快要和他的女兒阿金結婚了，將來他就是

我的岳父大人，爲了這一點，你不要帶他進去，怎樣？

老柳 真的？

老黃 就是她？（指阿金）

木發 是的。

二哥 不，我女兒不嫁給她。

但是沒有人理他的話。

老柳（沉思一下）既然是你老兄來說，我總得

賣個人情。本來兩個人都要帶走，現在只帶了一個，信也不繳上去，沒有證據，便沒有關係了，你看怎樣？

木發 那再好沒有了，我無任感謝！

老柳 但是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

木發（微笑）當然當然，就在最近。

二哥 胡說，我女兒不會嫁給他。

老黃 喂，老王，他爸不答應，你不是空花人情？

木發 不要緊，他女兒答應了。

阿金 我……

吳氏（趕緊截住她）阿金，先救了你爸爸，有的事情以後再說。

阿金沉默了。

老柳 那麼我帶他走了。

木發 好的好的。一切請你老兄照顧一下，老人家吃不住苦；越早放出來越好。

老柳 自己人一定幫忙。

他們帶着二哥要走，阿金想去抓二哥，却給木發牽住。

阿金 (帶哭地) 爸……

木發 不要緊，有我在，過一天就會出來。

老黃 (抓住二哥) 我們先走了。

木發 一切事情請你兩位老兄照顧。

老黃 一定的。

他們走出門口，老柳微笑着轉身來。

老柳 老王，你真艷福呢！

他們笑着走了。

阿金 (手還被牽着，羞澀地) 木發——哥！

木發 金妹，你放心，有着我，不要緊的。

吳氏 木發，你過來。

木發 (走近坑前) 伯母今天病好了？

吳氏 也不見得。——二哥不要緊？

木發 不要緊，只要阿金肯答應我。剛才他們的話您也聽到了。

吳氏 可是阿金……

木發 (截住他) 這個我知道，沒有關係，阿金可以離婚，至于我自己，那更沒有關係，一個人三妻四妾也是常有的事。

吳氏 但是——

木發 不過你們假如不答應，他們便不肯幫忙，二伯便不能出來了。

吳氏 木發！(稍頓些時)你願意要阿金，這本來是——但是無論什麼我都可以答應你，只有這個教我怎麼好答應？

木發 這有什麼關係？誰敢哼我們一句話？

阿金 媽，我不答應！(他帶着堅決的神色，走入房中去。)

吳氏 木發！你幫我救出二哥，我們當然是非常感激你的；我可以天天早晨替你在佛祖面前燒香，庇佑你平安，發財。像阿金這樣的孩子多得，你何必定要她？不是我不肯，你瞧，阿金自己先不願意。

木發 這不要緊，我自己去對阿金說，她會答應的。

他不等吳氏說話，便走進阿金的房裡去。

吳氏 木發！木發(但是沒人理會她)。

這時舞台上靜了些時，突然房裏衝出了這樣一响。

阿金 (在房裡)怎麼，說話要好好的說？

木發 (在房裡)這要什麼緊！(接着是一陣怕人的笑聲)

房裡又透出一件東西倒了的聲音，阿金一腳踏出門口，露了半身，但掙扎了一下，就又被強牽進去，接着門砰地關上了，吳氏顛巍巍地從坑上爬下來，喊着。

吳氏 阿金！阿金！——木發！——木發！

她帶爬帶走地到了門口，實在無力站住，斜靠在門上，用手槌着門，用無力的音聲哭喊着，但不久她便暈了。

這時房裡還是傳佈着東西倒的聲音，東西破的聲音，阿金的喊聲，但這喊音不久便低沉下去，是用手掩住嘴喊的；還有木發的笑聲；接着是衣服撕破的聲音，和阿金的狂喊。突然聲音漸漸低沉下去，但是突然來了一响鎗聲，阿金噤了一聲便寂然了。接着門

開了，木發卸着衣服的釦子走出來，他的頭髮散亂了，手上拿了帽子，額角碰破了，在滲着血，他用手摸摸，拿了手巾，擦一下，戴上帽子，憤憤地。

木發 好不識抬舉的！

整一整衣，走了。

——幕——

一九三七，四，四日。

白沙灘

·白沙灘·二二三

舒謙

王永順在今天，什麼事都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的職業雖然和從前是一樣的，但現在他所服務的
主人，顯然不是和自己能夠合得來。他覺得目前的主人是一隻那樣凶，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約
模裏，他似看到了現在的主人立在面前：五尺一兩寸高的身材，結實而帶些胖，四方的臉色黃裏
透黑，鼻孔下留着一撮鬍鬚，穿着也是和街上有錢人穿着的洋服，一枝手杖，褲後袋還插上一把
短鎗，看來和我們這裏人生得差不多，不是禮拜堂裏那個傳教的，藍的眼睛，黃的頭髮，鼻子像
刀的那種番男（註），只是矮一點，說話時有別地方的音參進來；但他也常常聽人家說，他的主人
是××人，是最會欺負中國人的；據說××人也是番男。本來他是不相信的，自從昨夜，昨夜船
經過白沙灘時，那一個像兵的裝束還帶着長鎗的，被他的主人鎗傷的說了一句：『你走私的強盜
；你打傷我……』經主人再加上一鎗便死了。以後，還是主人命令他說：『王永順，你把這土匪運
到海中丟下去！』主人一邊說，一邊把那個兵帶的長鎗收起來，放在艙中。

但是王永順還是很順從的照他的主人的命令做去，在他想，該是土匪吧，不過這土匪也該死，那裏有船還在走，便要它停下來，說要檢查甚麼私貨。但主人可肯聽這土匪的話，剛剛船靠近沙灘，土匪要上的當兒，主人便開了一聲槍，這土匪一下子就倒了下去，再一槍，還是他親手把死屍抱上船搖到海中丟下去，這一件事，他永遠不會忘記，而且事情是剛發生在昨夜。

今天早晨，把船上貨物卸去後，就泊在這裏。他自昨夜把死屍丟到海裏以後，心神沒有安靜過一刻。他覺得面前總有兩個人站住：一個便是那個矮胖凶狠的主人；一個便是主人所說的那個土匪，尤其當他把空船駛回的途中，船尾似有人拖着，覺得今天的空船比以前重得多了，費力的搖到這裏，人已有幾分的疲倦了。

也是主人的命令，叫他在這裏停泊，這裏是後河口，離開這裏不遠，便有街，街上有各種店，主人和他的一幫人都在這街上來去；把貨卸到那家像洋樓的屋子後，主人帶上昨夜那枝長槍去便不出來了。說是今夜八時才能下船，再去運貨；王永順也像往日一樣聽他的主人的話，早上把錨鎖住後，便上岸去想吃斤把酒，他走進一家酒館。

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店門前圍着一羣人在談天，他只顧喝酒。突的，一個年青的漢子闖進來，一到門前便慌張的向着那一羣人問：

『你們知道昨天晚上，白沙灘打死了一個緝私兵嗎？』

因為說話的形態是那樣的驚人，王永順剛把酒杯放在棹上，接着想拾一粒花生米的當兒，這『白沙灘打死了一個緝私兵』的一句話，是這樣有勁的從他的心坎上刺痛了，像一身的血液都凝注在一處，怔住，用全部注意力到門前去，他才知道那兒已有了很多人。

『老早就聽說過了！』

回答的這個人是上了年紀的，約莫有五十多歲了，態度是若無其事的。

『是××人，你有法子抓到他嗎？』

這是在右邊一角，比剛才說的那個年青一點，也是諷刺的口吻。

『這真的是怎麼一回事呵！××人！』年青人把眼光向四圍掃射一遍，是誠懇的期待着回答。五十多歲的那個，他笑了一笑，說：

『告訴你，××人近來更橫行了，走私的貨物越運越多了，都偷偷的從白沙灘經過，所以海關裏前兩天加派了五六名緝私兵專在白沙灘一帶巡邏，昨天晚上，就是緝私兵發覺有一隻船很快的駛過，要他停止查驗，可是不知道怎樣，船沒有查驗到，先送了一個緝私兵。……』

王永順像一尊木偶，兩隻手放在棹子。

聽到這裏，是明白了，他知道昨夜所謂那個「土匪」，原來是這一種人，是曾經他親手丟到海裏去的；他想他爲什麼會這樣做呢？主人，沒有什麼分別的，可是殺人是那樣兇，那樣簡單，說別人是土匪，但他自己是什麼呢？他記起了死的那個兵說過：

『你走私的強盜……』

險些，他要照樣喊出來，他全身在抖，彷彿裏似看到那個兵站在面前說：「朋友，我和你有什麼仇恨，你把我丟到海裏去。」他很想跑出去對大家說明昨夜的經過，和在大家面前承認自己的罪過，但他沒有那股勇氣，兩隻眼睛像鬥雞的眼般只失神的呆望着。

在那一羣人裏，又送出一種聲音：

『應該不單××人吧？』

『當然的，一個人做得事成嗎？他有他的走狗，他媽的，還有我們中國人！』

『真的嗎？……』

『××人會撐船嗎？所以撐船的一定就我們本地人，他媽的，這漢奸喪盡了良心，什麼地方不好做……』

這一下，算是在王永順的心窩裏刺了一刀，他覺得痛，要跳起來，『喪盡了良心啊！什麼地

方不好做……」很感謝這位，罵得不錯。想起來自己爲什麼要跳到這條船仔來呢？有這一身的力，二十多歲的人，難道沒有地方吃飯嗎？撐船這一途，他是不會輸過人的，自出身以來，就沒有失過業，誰也喜歡他力氣大，經驗多。本來，他是在另一條帆船上做工，十幾天前，他的船主介紹他到這裏來，說是這邊工錢多，不過要像他這樣一個才合格。在那時，他也很得意，因爲一天工資比原來的那一邊要多上一角錢，這一角錢，很夠一天裏喝酒的費用；但他那裏知道來這裏不是代他自己的人做事，而是當一個××人的走狗，一個「漢奸」，來帮忙××人殺人，做沉屍滅跡的勾當，怪不得他的主人——走私的強盜，當昨夜事變以後，還對他說：「殺土匪的事，無論如何不許你在外邊說，記住！」在他，覺得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而且還是他親手把死屍丟到海裏去，對人說，自己恐怕沒有這樣安靜，所以他一股老兒抑鬱下來。值得感謝，他今天給那一羣人啓示了，使他認識了自己的職業是全國人所仇恨的。

危坐在棹前，呆了好久，看門前那一羣人，漸漸的走了。沽來的酒，還有一半沒有喝，但他不想喝了。算了錢，忽忽的跑出了酒店，他不敢回頭，他覺得後面有無數隻眼睛盯在他頭上，背上，屁股上……耳邊，似很明晰的聽到：

「喪盡了良心呵！你這漢奸！」

逃犯一樣，逃回船中，他一直墜入沉思中。

一一

一堆浪，打得他所坐的船特別震動，他驚醒過來，覺得放在面前的半杯的酒，被濺了出來，他慌張把牠抓住，那酒還濕了手，他換過左手拿杯，把右手上的酒粒向口裏舐去。

但他馬上覺得現在的酒有些不是味道，喉嚨像有一件東西塞住。

船依然一上一下的蕩漾着，他的身子也跟着向左右擺動。抬起頭來，太陽正照在他臉上，風是微微的吹着。面前是一塊大沙埕，因為這時候是退潮，所以埕顯得特別闊；埕的盡頭，是石基，貼在基邊，一條土路橫着；向土路左邊走去約有幾十步，便有街，他剛才就是從那兒回來。自己船的旁邊，也有好幾隻比自己小的船排列着，有的在洗掃，有的在吃飯，他記起了是吃中飯的時候，但他一點也不會得餓；肚子裏有的是恨，是怒，還有的是懊惱，他恨被人買去了靈魂，被人家騙了，才會把自己的人丟到海裏去。現在使他更懊喪的是他也跟着那一幫人叫他的主人「小泉先生」，「小泉先生」，他覺得自己是那樣的沒有眼光，明明是強盜，土匪，却叫他先生。他握緊拳頭，向當前打去，似要打他的主人，可是沒有碰到東西，自己倒要向前栽下去，勉強的收回，他站起來。

忽然，目前一條黑影跳上船來，他愣了一下，看清時，不是別人，是主人的一個伙伴，名字叫阿雄，他慌忙的跑到船後去，在睡的地方檢出一件東西插在褲袋上，便走出來，對他說：

「王永順·我問你，有人來這裏查什麼沒有？」眼睛閃閃的，斜着頭。

王永順很快的收回怒容，看了一眼，他搖搖頭：

「沒有。」

沒有回答，三角眼轉了睛，這阿雄便走了，他把目光送他去後，很迅速的也跑到船後去，同樣的在他們睡的地方檢看一番，沒有東西，有的只一盒洋火，一個盜牌空的煙包。

爲着昨夜整夜沒有睡，他有些疲乏了，本來照例的跑到街上喝完酒後便回來睡，預備晚上的工作，可是早上受了這強烈的刺激，他把睡也忘了。現在他的確是倦了，因此翻開那堆棉被，身子便放在裏面躺着。

時間走到了晚上八時左右，船裏面是嘈雜着，主人和他們的伙伴三人，似乎在那裏說什麼，王永順沒有聽到。他坐在船頭，憤恨的想着。看這一羣強盜的臉上，似馬上想抓住，一個個吃到肚子去。他想，還是幹下去嗎？還是幹着漢奸的生活嗎？反正船又不是自己的，所以他決心不再在這裏混，甯可失業而至餓死；同時他也感到自己的危險，他們是手不離鎗，槍不離身，不樂意

時，那黑丸子也許會裝進自己的身上來，他不覺全身顫慄了一下。

「王永順，可以開船了。」

他沒有聽到的成分佔多數，因此第二聲是加倍響了。

「王永順！」

被喚醒了，這分明有人喊他自己的名字，他掉轉頭，主人的眼睛直射着他。

「什麼事？」隨口漏出了這一句。

「開船呀！」

這一句迫得他沒有猶豫的餘地，他堅決的應着：

「我不幹……」

在主人的耳朵邊，以爲是聽錯了。

「你說什麼？」他站了起來。

「我不幹。」堅決的，臉色是十分莊嚴。

「這是怎麼啦，你爲什麼不幹？」主人走到了他身邊，眼睛像是兩粒電燈泡，額前縐幾條橫紋。

「……」沒有回答。

「你說，你爲什麼不幹。」後面的兩個人都走上來。

「我不能幹，就是不能幹，沒有理由。」他和從前沒有兩樣，堅決的。

主人很遲鈍的不能馬上想出話來，大家沉默了一會，在王永順眼睛看到船板上時，主人想到什麼似的：

「呵，我想到了，你是不是怕土匪？」雖然是試探，但不能否認他沒有帶着油滑的口吻。

王永順又仰起頭來，朝着他的主人：

「哼，那裏……」他聽到了土匪，心里又被刺了一下，他覺得這話真豈有此理。

「不能不幹。至少要等幾天。」

「個名叫阿劉的，是主人的對手，凶凶的搶向前喝着。」

「是的，你不幹，也要等我找便了人。」主人是較前和緩了。他一面在攔阿劉，一面在期待着

王永順的回答。

「我確實不幹，我要走，」擺着身，他預備離開船。

但他肩上的衣衫給主人抓住了，後面的兩個，也闖上來。

「不要給他走，無論如何今天不能走。」

在這樣情形下，王永順知道是在包圍中，今天是走不了的。

「好，今天不能走，明天我一定不幹。」

說着，他憤恨的收了錨子，放在船上；舉起竿，用力的在沙灘上抵一下，船使向海中漂去了。

二二

船漸漸的要漂到昨夜發生事件的白沙灘了，在這時，他們那一羣輪流的出來到船頭「看風」；顯然的，他們在今夜比前都小心，有的雖然伏在被窩中，但都沒有睡，有時還聽到他們小聲的談話，但爲着風是向前，他不能清楚的聽到一句。

和前夜流血的時候相近了，王永順心中開始跳動着，一邊手牽着帆索，一邊手牢牢的貼住後舵，今晚西北風很緊，因爲目標是向西前進，整個帆不敢張開，只有三分之二的部份在迎着風，可是船已有些傾斜了。

十月在海上，就是冬天了，今夜本來有下弦月，但因風大，却給濃密的雲籠住了。浪是一堆一堆接連的打上來，王永順的衣衫有好幾處打濕了。

一陣狂風發喊一樣打過來，船身加倍的斜下去，在他，沒有什麼奇怪，但船裏的已不能安靜

了。頭一個跑出來看的是阿雄，說了一句「呀，好大的風！」頭就收進去了，主人也伸出頭看了一看，同時也看到他一眼；但他顧不到別，十分的注意的一手拉着帆索，一手緊抓住後舵。

他想明天不幹，明天無論如何不幹，今夜算是壓迫他要在這裏再當一夜的漢奸；今夜，他恨不得天馬上就亮起來，船快些抵岸，他可以得到自由。他很感謝今夜風這樣大，使船很快的向前奔。

白沙灘在眼前了。

拍……是一聲步槍。

「停！快把船駛進來！」從岸上來的吼聲，可斷定不是一二個的，是多數人的混合聲。

王永順赫了一跳，幾乎兩隻手要離開帆索和後舵。

拍……又來一聲。

「不要走！」

船上的三個人都慌張起來，跑到船尾伏在那兒。

主人顫聲的向王永順命令一句：

「士……匪又來了……快把船……向前走。」

看這情景，忽的像黑蛇般的感覺鑽到王永順的心頭，他如有所悟的樣子，即時把布帆拉滿了，轉了一個方向，船是更快的向白沙灘岸上衝來。

主人發覺船的方向不對，他跑過來：

「王永順，你怎麼啦，開到岸上幹什麼？」

「打土匪去！」王永順很自然的答這一句。

「說什麼？你怎樣？今夜土匪多得很！」主人有些慌了。

「不要緊，打得過他們。」他仍是抓着帆索向岸上前進。

還有兩個，這時都跳起來，主人首先抓住王永順。

「你要去送我們的命嗎？」

這時候王永順沒有一點恐怕，他忘記了自己的生命。

「不錯，把你們這一羣強盜送上去。」

主人第一個拔出手槍，朝着王永順的胸前：

「什麼，你敢！你再不轉方向，看……」主人是深切的知道王永順已經反叛了。

「哈哈，老實告訴你，看你這一起賊今夜逃到那兒去……」王永順放了兩隻手，因為沒有人把

舵，布帆在狂風裏打來打去，船便跟着橫了。又是一陣狂風打上來，浪濺濕了他們的全身。

主人和兩個人的手槍都朝着王永順，可是他的睛睜在發火，這時候岸上又有大聲的喊：

「快把船駛過來，撐船的！」

乘主人的頭去注意岸上的喊聲時，王永順他吼了一聲，用盡一身的力，兩隻手由胸前推去，主人便站不住腳，由船上打一個筋斗翻到海裏去了。他回過身來，想再來一個，忽的眼前一黑，胸口中了一粒東西，退了兩步，也跟着主人到水裏去了。

一堆浪打上來，隨着船身的震動，在兩個人恐慌的叫，和岸上人的喊聲打成一片時，船是漸漸的貯滿了水，漸漸地傾斜了下去。

(註)閩南一帶呼外國人爲番男。

和平·子彈

雷石榆

中國要和平，
也要壯烈的戰爭！

和平結成國內的統一線，

還跟一切弱小民族，

一切被壓迫者，

一切民主國家，

聯成一條環繞地球的長城！

保障個體的安全，

及全世界的和平。

要是侵略的瘋狗仍敢逞兇，

我們把牠們烹個乾淨！

中國要和平，

和平結成國內的統一線，

但也要壯烈的戰爭，

當東方的瘋狗未給烹乾淨之前！

中國要和平，

是聯成世界和平的一環；

中國也要壯烈的戰爭，

爲了奪回半壁的河山！

增強我們和平的力量，

多給敵人傷命的子彈！

哦，我們擁護和平，

我們裝上保障和平的子彈！

極名譽的傷

林冷秋

裹了滿心的憤怒，滿身的創傷，受了誰的魔法，你走。一列的南行列車，又一艘渡海的輪船，衛，你該還記得：陰暗的天眨着藍色的眼睛，（像是同情，又像是冷笑。）淒清的碼頭上，排着幾條冷落的影子，幾顆熱的心。有數行熱情的眼淚迎你回來了。

冷寂的病房裏你躺下了。

是什麼時候起，你纔開始愛這寧靜的生活呢？病房的花瓶中的鮮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在這數不盡的時間遊移裏，我已忘了那生疏的日子了。我記得的是你，是你倔強治下的姿態。我原是山村的野孩子，你知道，在我年輕時，衛，流血的械鬥，殘忍的廝殺，帶血帶肉的呻吟，那全不算作什麼一回事。但，我所見的勇士是爲私利的鬥爭，我不希罕那狹義的英武，那不名譽的勝利。而於你，年青爲國忘身的夥伴，我看見醫生由你的身上，解下一條白裹布，又一條帶膿血的布條，一處大刀的傷痕，又一處鎗膛的殘跡，照了一次X光線，又一次利刀的療刮。我的牙齒

爲驚怯原始的恐怖而打抖了，我幾乎流下淚來。而於你，年青勇敢的夥子，我看見你的牙根咬緊了，微笑的向着我：

「這算得什麼！在十二月落大雪的日子，大刀碰在臂上，讓北風和雪花鑽入傷處，那纔痛呢！」

未看見北冰洋的人，是無從知寒冰的陰險的。友人，我慚愧年來局促於溫柔南的方，我所熟識的，是南方的夢，的美麗。我所知道的，是從藝術品上得到迷茫的印象。我是一個膽怯的影子。由你彌強治下的英姿，喚起了我對於弟兄們無上的敬慕：年青人是熱的，全有一付能經得起風霜的力量。

年海的巨濤澎湃着走了。在鉄紗窗圍繞的病房裏，我的心和着你的心，有着能聽得見的搏跳，跟着外面連綿不斷的爆竹，又送去了一個無聲的年華。又一年了，你的心該又着急起來吧？你用手撫着快要痊愈的創痕，用英銳的眼睛望着我：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後天得走。我得教弟兄們認識我是一個不胆怯，不失信的人。」

溫柔的故鄉你不住，你又要回到毒辣的北方，跟弟兄們一齊勇敢的活下去。你們的豪放，正顯出着中國的朝氣；我有什麼話可以留得住你呢？讓我也放出我微量的熱情，暖一暖你的心吧，

你聽，我這粗喉，這粗喉迸出「慰勞」的歌聲：

——你們正爲着我們的老百姓，

爲着千萬的婦女兒童，

受了極名譽的傷，

躺在這病院的牀上……

「得了」，你揮一揮粗大的手，教我顫抖的歌聲停了下來。「同一行列走路的人，而今，全都躺在病牀上了。我真替他們擔心，那地方……」

你的眼望着黯淡的燈光，我的眼却望着那遼遠的星光。（我想像那是多變幻的北方。）

死寂的夜分，像烽火的爆竹，把你和我劃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兩個不同的觀感。你戀的是毒辣的古城，我知道。你所惦憶的是受傷的弟兄，他們和你相同的是躺在病牀上，接受醫生善意的醫療。所不同的，他們是躺在魔手的掌心，五月的暴雷時常可以打在他的頭上！我所惦記的是你，並不是遼遠的北方，與受傷的弟兄。你有的是勇敢的意志，但你缺乏一種精密的思索。像你那樣將痊未痊的身子，有的是潛在的細菌，依然活在蔭僻的所在，不斷地生殖，長成。愛了民族，愛了弟兄們熱情的溫暖，不該太不愛自己的身子了吧？

夜更深了，爆竹聲更其濃了。這時的北國，這時的古城之夜？這時的你的心？

今夜，我再不是膽怯的了。我給你太白熱的心溶融了我的神經，我膽怯的影子。我曾是草原的騎士，我曾馳騁過陰暗的荒郊，「瞧這勇敢的孩子！」我的耳膜會接這樣一句的話。

如時間的推移，一點滴間決定了一九三五與一九三六間的跨步。世界漸有些變了，膽怯的人也站起脊骨來了。我記得，我清晰的記得：我不會飲了酒，也不會含糊，如一條紅炭儘量放牠的熱情，如一注熱淚每一點都是生命，都是力，如一股冬陽流進我殘冷的心，我曾在大年夜，響不盡爆竹的時刻，對你說，說年青的話：

「得了，你後天跑吧。這寧靜的日子，你活下有什麼意義？你在暴風雨中長成，該再向暴風雨中討生活。享福，清靜，寂寞，全不是你的份。你不能躺在這病牀上，讓弟兄們望穿了秋水。你不能，不能再舒服地躺下……」

送你，三天後，在碼頭上。友情？我願你溶這友情向民族，向更大的地方，爲了祖國的緣故，我不敢再羈留你了……」

說這話時，我的心還很明白。我還記得，我在半點鐘以前，我還怨你爲國忘身，半小時後，我竟鼓勵你不該顧惜自己。人是多思而又多變的動物，人的頭腦常是思想鬥爭的所在。算我又

遇了一次戰爭吧，我這次不能再沉寂了，我要收拾起你的呻吟，與我的呻吟。

一夜如一部歷史的變幻，今夜，我又失眠了。

煙筒的濃煙，吐出，又落入骯髒的空氣。依然帶着創傷的身子，你走。故鄉的溫柔，曾給你些什麼？你沉默地負了行李，不回頭也不道聲別離，只用你嚴肅的眼睛吩咐我們：不必送你上船。沒有一個人流淚，好凝固的空氣。在內心裏，我感覺到異常的痛苦，（你又失常了？）但，想到你冷冷的行動上，藏着一顆熱辣的心，我又恢復樂觀的展望了。

軍幾次想衝上船梯，又給你冷靜的眼光，固執的表情嚇呆了。「只有來的路，沒有回的路」，是誰用低鼻音唱着行進的歌曲？我想像你明天就能看見波瀾洶湧的中國海，的活潑明朗，的永遠年青。

馬達推動了，大輪船吻着碼頭，不及說一句「再見」，咫尺的江水已成爲天涯了。軍狠狠的望着你的背影，罵一聲：「無情的鉄人！」沒法伸訴的苦，滿腔近乎沉默的惆悵，在你心裏無休止的蕩擊，我想你已夠苦了。你能忍受友人太無情體的暴風雨，冷冷的諷刺嗎？

你立刻轉過身來了。用黑大的眼珠朝着我們。急速地由內衣的袋上，拔出一隻信封，由吸飽了墨水的筆在上面爬動，塗下幾個草率的字，憑海風的傳遞，旋轉到我們的面前：

「又一個心跳的日子近了！」

翻 本

·翻 本·二四二

李 小 山

佑弟哭着，拉緊爸爸的袖子，接着一陣咳嗽：

「喀喀喀喀，我要媽媽呀，爸爸，還我媽媽呀！」

做爸爸的，下巴有着蓬鬆的鬚髭，眼皮鑲着一輪黑圈，掛着紅絲的眼珠兒，慚愧地瞧着女兒

（那麼可愛的臉兒，怪像她的母親，可是……）

心上一陣痛，鼻子一酸，趕緊忍住將滾下來的眼淚。

「乖乖！媽媽就……回來……別想念，好孩子！」他結里結巴的說着，把佑弟抱在懷里。

孩子的衣衫是那麼骯髒，發出陣陣酸臭，面上也是花綳綳的，鼻孔黏着黑色的鼻糞。上唇掛着兩條長鼻涕，夢生用二個指頭給捏了摔在地上。

「爸爸！你騙佑弟，媽媽還不回來？我要媽媽呀……嗚嗚……喀喀喀……」

孩子又哭起來。

女兒的質問，哭泣，一陣陣敲着夢生的心，媽媽那兒去了呢？他真對不起女兒，也對不起妻子。

那是好幾天前的事了：

當佑弟放學回來，瞧見媽坐在床沿，眼皮紅紅的，臉上似乎有幾條指痕；爸爸呢，却儘管在箱子裏找些什麼，慌慌張張的。

床上一隻首飾盒子，裏頭已經空了，原有看許多鐲子，戒指，什麼的一大堆，那兒去呢？佑弟可不敢說什麼，乖乖的放下書包走到媽跟前，喊聲：「媽！」

媽可沒答腔，只撫一下佑弟的頭髮，醒了一把鼻涕，兩三顆淚水滴在佑弟的唇上，鹹鹹的。再瞧爸爸，在箱子里翻了半天，翻出件什麼東西，臉上忽然有了笑容，拿了就往外走。

猛地，媽媽推開佑弟，趕上去抵住爸爸的衣領：

「短命的！短命！你……你……你不能！不能！什麼東西……都當光了！你——簡直不是人——這是我媽的遺物——你要我的命……嗚……」

爸爸走不脫，急得頓腳，臉上一塊青一塊白，一手護住胸口，呆了一回：

「今天非翻本不可，得爭一口氣！只這一次！一次！」

「呸！你這沒良心的，你你，房租欠了七個月，缸里又沒米，我母子怎樣過活……你瞧，孩子咳嗽還沒好！你……你……」

打鼓似的敲着夢生的胸脯，又把頭撞着，扭着不放。高高的顴骨，陷入的眼眶，那瘦削而暗黃的臉孔，夢生瞧着，像是做着惡夢。

忽的，他眉毛豎起，順手一摔，妻子跌在地上……

眼前一陣金蒼蠅亂飛，於是什麼也不知道了。

睜開眼，丈夫走了，佑弟跪在旁邊哭，加着一二聲咳嗽。地上散着不值錢的衣服，木床，破桌子，一切都露着寒愴相，瞧這光景，更加哭得傷心了。

（這半路死準是又去賭了！）

一一

屋外括着西北風，可是夢生全身像浸在湯里，衣服貼黏着脊背，腦袋熱烘烘的，把手掌不停地揩着額上的汗珠。

桌子上胡亂堆着麻雀，像火後的瓦礫場，顯得十分淒涼。大家算着賬：

「老哥！一共一百十五元！」對位那個戴瓜皮帽的傢伙向夢生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却像一隻大烏爪……

旁邊也伸出一隻手：「十三元八！」笑嘻嘻地。

聲音說得那麼輕，但夢生的耳朵似乎給震聾了，一百十五元？他身邊只有四十元錢呢！還差許多，怎麼辦呢？家里又沒有一件值得一塊錢的東西。

額上的汗珠賽跑似的擠出來，越拭越多，但嘴里却說：「不多！不多！老邱，這些先收下，剩的明天送來！」

「什麼？」老邱把嘴巴張得很大，「那不大好，我跟你回去拿好了……」

「明天吧！我不會欠你的！」

最終老邱迫着夢生立了一紙借據，約明三天內歸還。

於是夢生的財產除了妻和女之外又多了一紙一百元的借據。

街是冷寂寂的，浸在迷濛的黎明中。獨個兒背着雙手，懶懶的走着無窮盡的街道。瘦黃的路燈迎着又送着那條孤獨的影子。

十二月的晨風刺着面，把脹熱的腦袋吹得清涼了。

「倒毒的日子，丟人！」

本來一百多塊錢算得什麼！他夢生手裏曾見過好幾十倍的一百塊呢；但現在却不成。

「有機會得翻本，吐吐這口氣！我得設法弄點錢……」

茫茫地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那街頭幾座頗熟眼的大洋房，在他模糊的記憶里，以前都是屬于自己的，可是如今，全在自己的手里斷送了。

（總有一天討回來的！）那麼地想。

再想起三天內的債務呢？首飾盒內餘下的是空氣，衣箱里沒有一件夠上兩毛錢的東西。

（跟女人怎麼說好呢？後天？怎麼辦？……）

想來想去，眼前似乎越走越黑。

什麼東西把他撞得倒退幾步——

「瞎了眼？——」夢主抬起腦袋，那人一瞧，馬上換了一副面孔：「喂！不是夢生！不打麻將了？」

那人笑了起來，露出一排黑墨墨的牙齒。

「哦，阿甸哥！」沒精沒氣地說：「我剛出來。」

「不打嗎？」

「輸光了！」

「可以翻本呀！」阿甸大聲叫起來。

「哼！」夢生有些氣憤，「翻本！本在那兒呀？欠了人家一百多元還未還清呢。」

「那麼你怎麼辦？」阿甸一手搭着夢生肩膀，十分關心地問：「那麼你女人知道吧？」

「哼，女人跟我鬧……親戚朋友都斷了路，我有什麼辦法！我我只有……」

「不要那麼短氣，夢生！」那三角眶里的眼珠轉着：「別忙，我阿甸代你想想法子吧！」

聽着，夢生抬起腦袋，瘦黃的路燈射着那麼憔悴的臉，眼眶裏閃着淚光。

「有什麼法子好想？阿甸哥！」

「法子是的，恐怕你不肯……」阿甸囁嚅地說：「你女人……近來如何？你那女兒……」

「女人，一個秤錘子，有屁用！她天天跟我鬧！」

阿甸釘住夢生的臉，心房給什麼壓着似的，低聲說：「你不能在女人身上弄一點錢麼，她是那麼年青的！」

「女人？」

夢生從來沒想到在女人身上打主意，怎麼弄法呢？他眼前一亮，臉上就有了笑意。

「怎樣呢？你說！」

「那恐怕你不肯幹這事。」阿甸瞧着，大概準有了七八成了。

「管他什麼，你知道我要的是錢！翻本！你知道我要翻本！」夢生說得很大聲，蒼白的臉透着一點紅色。

于是阿甸俯夢生耳朵輕輕地說了許多話，夢生點點頭，臉上有了一絲笑意，說：「我說至少得一千，阿甸，你看，她今年剛廿二歲！一千！多的是你的！」

阿甸故意摸摸下巴的鬍鬚，眼珠兒又轉了半天，便答應了。他說他是爲朋友帮忙，佣錢倒不在乎，不過他自家也很癩，事情成功，送他一二百塊也不算得什麼。

于是，像打了嗎嗶針般，夢生輕快地走了。阿甸眼送着那瘦削的黑影溶化在黑暗里。

三二

孩子病了，已經兩天沒上學去；睡着，滿口胡說八道，醒來就一陣陣的咳嗽。母親的心又加了一層重壓，夜裏找不到丈夫的影子，只是淒涼地伴着床上的病孩。丈夫就是回來對他有什麼好處？她天天過着眼淚的日子。

床上不安靜她睡着孩子，自家坐在床沿早沒了主意，這時她却希望丈夫回來給她作主。但她知道那是不會有的事，這賭鬼這時一定是在俱樂部打麻將，不輸光了錢他是不肯放手的！

那麼地想着，又哭了，眼淚一串串從紅腫的眼眶里落下來。

外頭烏鴉呀呀地一陣亂噪，房內是死寂的，孩子的輪廓在黃昏裏更加模糊了。

他點了油燈打算瞧瞧孩子，正在這時候，砰砰砰，誰敲着門，整個房子都顫動起，燈火嚇得霎霎眼向上跳。

「誰呀？」說着，回頭開了門。

「呀——」倒退一步，心上一陣歡喜又一陣痛。在想不到的時候，丈夫向回來啦。可是一陣氣往上衝，一轉身，又在床沿坐下。

歪歪的帽子蓋着一條瘦削的影子，鬼魂似的悄沒聲的進來坐在凳子上，他不敢說什麼，也不敢多瞧他的妻。他在馬路上遊蕩了一整天才回來的。

空氣死寂得怕人，像暴風雨前的一剎那。

「孩子病重呢！」女人不堪痛苦的說了，眼淚跟着滾下來。

等了半晌——「那有什麼，過幾天就好了。」他在想着自己的事，他可沒心緒跟誰答腔。

「不輕哩！」女人哭了：「你不能不管呀，我們苦不要緊，但是孩子病了呀！……摸摸……自家良心吧……噙噙……」

走近床前摸孩子的額角——滾熱！

孩子喘着氣。

有病當然得請醫生，自家的孩子難道不會愛嗎？不過他還在想着……

（……好吧，這不也很好嗎？……）

「好吧，請醫生去，我有位朋友當醫生，不過我……好久沒見他……你——你——你親身去求他，他也許會來，我跟你一塊兒去……好吧？」

女人遲疑了一會說：「那很好，就走！」

母親愛着女兒，只要請得醫生來，顧不得別的。她覺得今天丈夫很好。

說着話，佑俤醒來了，嚷着：「媽！吃茶！」聲音幽幽的。

喝了茶，一陣咳嗽，再一陣喘息。一眼瞧見爸爸：「哦，爸……爸，你回來了。」十分無力地

說：「媽媽天天……淌眼淚，哭……等你回來——爸爸——不要走……佑弟……」

又是一陣咳嗽，一陣喘息。

夢生聽着，胸前痛得像刀扎，他可忍着沒話說，摸摸孩子的臉。

孩子吃了茶，漸漸地又睡着了……

朦朧里似乎有人按着手腕，又什麼東西按着胸脯，睜開眼皮，床前是個戴眼鏡的臉。……漸漸地，戴眼鏡的臉又模糊了。

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再睜開眼皮，覺得沒有以前那麼懵懂，床前清清楚楚地坐着爸爸，可是媽媽呢？媽媽不見了。

「爸爸，我要媽媽啊！嗚……嗚……嗚……嗚……」

媽媽可裝在爸爸的口袋里變了爸爸的賭本啦！沒話說，把孩子抱在懷里搖呀搖的。十一月的風在破窗隙里嗚咽。

沒有淒涼也沒有歡喜，他所不能忘記的是翻本，還有，懷里的女兒！

孩子哭得倦了，伏在爸爸懷裏抽搐，慢慢地又睡着了。

孩子身體貼着自家的臉，熱烘烘地像火爐，病症又哭翻啦。烘得夢生額上滿了汗，便把她放在床上。

他開始焦急！孩子的病很危險，但他得走，七點鐘老吳阿甸他們訂約在俱樂部……不去麼，

他就沒機會翻本，去麼，孩子的病沒人照顧。

（也許不要緊？去去贏點兒就回來！）

于是用手撐了亂蓬蓬的頭髮，揉揉失神的眼睛，摸了摸口袋，口里說：「去請隣家余三嫂照顧一下吧……」

佑弟醒來，她瞧見一個人坐在床前，便歡喜得叫了起來。

「媽，你你回來媽？」

可是，她再睜開眼皮，床前却是余三嫂。

釘着余三嫂的臉怔了一回兒，她又哭叫了：

「媽媽呀！……嗚嗚……」

余三嫂一張多皺紋的臉也湧着淚水，低聲說：「可憐的孩子！」

「你媽媽那兒去呢，乖乖？」

「不知道，好幾天不見了，唔唔……媽……呀！」

「爸爸呢？」

「不知道，從前常常到豬欄部——嗚呀……我要媽媽呀！」

孩子的聲音起初是嗚咽，後來越喊越大了，似乎要他爸爸聽到。

「爸……爸……呀……我要媽……媽……呀……」

床上蒸發着陣陣尿臭，余三嫂捏着鼻子摸摸佑弟，全身又熱又瘦，像灶里正燒着的樹枝，腦袋顯得特別大。

孩子的臉現着紅潮，好似喊得太用力，又像喝了酒。余三嫂瞧着孩子不好啦。

「佑弟你等着！我去找你爸回來，等等！」

佑弟還喊着：「爸爸呀……」聲音像地里發出來的。

「乖乖，等着！我給你找爸爸去！」說了，余三嫂忙忙地走了。

四

屋子內的空氣非常沉鬱而悶熱。許多的桌子各圍着人，像一堆堆的臭東西附着一羣羣的蒼蠅，一會兒一陣嘩啦嘩啦的，一回兒又嘩拍嘩拍，像新年放鞭炮。大家都凝神着自家的牌，除了幾聲「碰」「和」，難得聽見誰跟誰交換過兩句以上的話。

余三嫂眯着眼睛珠兒在烟霧瀰漫的屋子中，一堆一堆的找。那人堆太多，余三嫂把脖子都拉酸啦！眼珠兒巡邏了半晌，才瞧見夢生的背影在那角落。

「林先生！」她忙趕上前喊着。

夢生的靈魂早已分散在每張牌上啦，人家喊他，他可沒聽到。上家打下來一張，他迅速地順手摸了一張，馬上悻悻的向桌上一拍！口裏咒咀着自己的運氣。

余三嫂用更大的力量喊：「林先生！」

夢生在推想着每家還有幾個張子未打出。

余三嫂用力拔住夢生的肩，衝着他的耳朵喊：「林先生！」

夢生吃了一驚，車轉腦袋問聲：「什麼？」又車轉腦袋，摸了一張，又狠狠地摔了。

「林先生！」余三嫂急得頓腳。

「什麼事呀？余三嫂，我沒空呢！」夢生頭也不回的。

「佑弟要見你一面！」

「不，我沒空！」

今天牌風不很好，只和了一兩局，這一局可不錯，他斷乎不能放手。

「佑弟要你呢！她恐怕不好呀！」

「不會不會，藥水在棹子上，勞你調給她吃，我完了這一圈就回來。」

「哼，孩子快斷氣了還賭！」余三嫂嚙着走了。

夢生摸了好幾張都不得手，把頭髮狠命的抓。阿甸打下來一張「五萬」，夢生正想摸牌，對家那個鬍子喊了聲：

「碰！」把牌倒下。

下半段像浸在水裏，好容易撈到手，倒讓別人搶去和了！

「一四，二四……千六，三千二！」對家毫無表情的算着數，「喂！三千二！六千四！」夢生莊家，輸了雙倍！他拼命搔着頭髮：一天工夫他竟輸了七百多，剛才贏了五元，現在對除外還得賠出十幾元，妻子的身價，現在就剩這一點點啦。

他想，他得打起精神和他幾局，撈回本錢！於是，喝了幾口茶，眼珠兒紅紅地，佑弟的病，他可完全忘記了。把骰子移給下家。

嘩啦啦……牌子又洗起來，接着又一雙雙地砌起來……莊家擲完骰子，每人都抓了一份，排開來。夢生的臉又有一絲笑了。這回兒，他的牌子真夠好：二張花，四張白板，除了幾張雜的，其餘都是「萬」，正可以弄「清一色」哩！心里甜甜的，把椅子拉近點兒，整整衣襟，打起精神來，他知道自家的牌風要轉好了。

可是，牌老是不湊手，抓了幾張，全不合式，上家打來的張子不是給對家撈了去就是給下家搶了去。他額上滲出許多汗珠也沒心緒措。他心想：這一局得把它贏，要不，他可要輸得精光啦！棹子卜除了三塊錢幾個角子外，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了。拿妻子換來的錢都在棹面了。

……現在就剩下四個張子不成對，把這打出一張，或且能摸進來一張，那麼「清一色」就做穩了！可是好的偏不肯來，摸了一張扔了一張，一共扔了七八張啦！瞧別人家已碰了許多。

又摸了一張，不壞——白板！再補一張，那可是「六萬」！「五萬」打出去怎樣？馬上決定，打出去，大概不礙事。

果然不錯，下家往棹面摸張子。

他現在開始「聽」四七萬了。這一局準跑不了！

眼珠兒突着，釘着每家打出來的張子，他想，自家若能自摸一張「四七萬」那就更好。

「林先生！」

「林先生！」余三嫂又來了。

「什麼？誰呀？」下意識地回答，眼珠兒留意每家打出來的，和那棹面還未翻身的張子。

「佑弟不中用了——」余三嫂路上走得太急，喘一回又接下去說：「快點兒——要來不及啦！」

「等一回，我完了這一局就來！」夢生頭也不回。

余三嫂，蹙着額頭，額上和臉上添了更多的皺紋，她沒聽清夢生的話。她重新說：

「佑弟不中用了，要死了，她要見你最後一面！」

夢生這才想起佑弟也許真的要死了，但「清一色」不能錯過呀！

「你先走，你先走我就來！」

說着又摸一張，又摔在棹上。

瞧這樣子，余三嫂只得嘆了一口氣，駝着背，一路走出俱樂部了：

「咳，沒良心的傢伙……」

局勢更緊張了，各家都把牌關倒聽張子，各人都沉默地摸張子，一句話也不說。

忽的，上家摸了一張，翻過來一瞧，「四索」，和了！

大家都嘆了一口長氣，但夢生可像黃梅天的油條軟癱在椅背上了。

獨個兒離開了喧嘩的俱樂部，十一月的冷風把脹熱的腦袋吹清醒了，記起佑弟的病，於是忙趕回家中。

天快黑了，孩子靜靜地睡着，余三嫂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三嫂子，孩子怎樣？」

沒答腔，余三嫂手指床上。夢生跑過去，見佑弟的眼珠兒瞧着自家，摸摸孩子的額頭很涼，大概熱度退了吧，再摸胸脯——冷了！

眼前一陣金蒼蠅亂飛，他不覺暈倒在孩子的屍身上。……

招工

雪 蒂

十月的風，在北方已經凜冽迫人了。呼嘯着，捲着那原野的衰草，霜林，威脅着每個人的心；於是山村的茅舍也在戰慄了。

其實，感到戰慄的，並不是快破敗的茅舍，而是一顆求生不得的心。

這山村，一年到尾過的全是苦的日子，人們爲了自己的生活，妻孥的生活，他們每日不得不賤價的出賣自己寶貴的血，的汗，在死亡的綫上掙扎着。

於是早市，就成了他們的交易所。打天才破曉的時光，這山村靠東的橋上，總得聽到以自己身體作爲商品的販賣，熙熙攘攘的要求增價或還價。有時爲了請工的人太少，而寧願犧牲更多的血汗，來換取更低的代價。有時還得放出懇求的聲音，以求得人家的憐憫。

要過一天的生活，就要靠一天的工作。雖然他們也曉得一天所得的代價，常是不夠一天血汗的消耗，而且更不夠一家的溫飽；然而他們也得忍受這剝削的。

十月，北方早已佈着凍雲了。天寒脅逼着他們，飢餓也脅逼着他們，不知怎的，幾日來早市雖有許多血汗的販賣者，但另一方面的人們都終未見到，於是他們在感到生活的動搖了。

風，似海上洶湧的波濤，搖撼着山莊的茅舍；似犀銳的利刀刺傷了他們，爲生活掙扎在死亡綫上的人，快要透不過一口氣而窒息了。

「天是不絕人的，難道就這樣看我們餓死了吧！」許多人都在作着這最後的禱告，在絕望中祈求着一些無意識的希望。

果然，幾天苦的日子過去了，希望，終於似金色的陽光，從濃雲中透出光明來了，立刻傳染上每個人的心頭，這消息有如電訊加速的傳播，給破落的山村，一時蒸發着生之氣息。……

是一葉葉『招工』的廣告，在平常貼滿『老篤眼藥』或『大學眼藥』的破牆露臉了。

『告訴你：××人在某地開了個工廠，到我們這兒招收大批工人，每個月有二十元洋鈔的工資，現在我們不愁沒工做了。』

『大家快到那里報名吧，我已報了名哩，你呢？』

這樣的話，這樣的問語，似細胞的分裂一般，立刻傳遍了這山村，一種極端的歡悅浮在他們貧血的面龐上。

就在這天，這村子里的人都似發瘋的趕到那兒，在蘆蓆搭成的柵子下，推着擠着，似是怕落後了，就沒得活似的，哄哄的鬧着；如果不是這蘆柵邊上，站着幾位似是有些力氣又有些威風的人，手執着竹鞭子，狠命的趕開這一般人，不讓他們靠近蘆柵，那定把蘆柵推倒了。

只有一天的工夫，這「招工」的白旗子就拔起了，而他們的名都報上了，雖然他們還不明白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做工，但過慣苦日子的人，那怕跋涉山水，跑到幾千里幾百里外去，反正家里有得吃穿，自己又有得飯吃，別的事儘不必担心的。

似乎這一去做工，就會發一批大財回家的，整個村子的人都被這個黃金底夢欺騙了。

第二天，男的都去上工了。臨走還把先發下的十個洋鈔放在家中，於是在一隔着一十天八天總得回來看看」的話語中，載着一心喜悅，遙遠的消失了每個人的影子。

日子，天天的過去，消逝在沒有聲息之中。然而有十個洋鈔的人家，盡可以自豪，以夠一兩個月的生活了，而且有一天，自己的丈夫兒子，還會帶了一袋袋的洋鈔回來，那一家子的人，再不像以前的樣子。不愁穿，不愁吃，再不過困苦的日子了，嚇，多麼有光采啊！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的過去了，上工的人還沒有回來。雖然，家里的人都在焦急的期待着，但他們都在着想，在着希望，一定那地方的生活好，使他們捨不得回家。希望仍似春天的花，在他

們心里鮮豔的開放着。

歲月是懸不住的，他們終沒有回家。

忽的，一天報紙上披露了一則駭人的消息：

『北載河發現浮屍，……聞係某方招中國工人作秘密軍事建築，……完工後沉屍滅口……』

這消息，曾引動許多人一時的紛擾，的注意，有如水面投入一塊大石，而掀起無數波紋，還濺出白沫，但一剎那也歸沉靜了。

這消息是永不會傳入這山村里的人家的，她們仍有她們無涯的希望，她們在期待中，只有爲什麼好久了還不回家看看年老的母親，年青的妻子，年小的孩子，她們都在盼望着兒子，丈夫，父親歸家；她們從不會想到這『浮屍』的故事，會想到的只有他們會帶回好東西。

不知道這只是夢，這只是幻想，他們永遠讓希望欺騙了。

銅盆魚

琬夫

小馬衝進房艙裡來，像一粒足球衝進了球門，然而一進門他就站住，不說話，儘在笑呀笑的，手却老背在背後，眼睛在睨來睨去。

「樂呀？老婆給人家睡覺去了！」阿桂躺在架子（註一）上，本來他快入睡了，給小馬這一笑笑醒來，他厭煩的盯了小馬一眼，右手摸着自己尖削的下巴頰——那是長滿着松針似底鬚鬚的。

「別瞎扯了，有咱們樂的。」一笑開來，小馬的眼睛就合了縫。

然而可沒人問他樂了什麼，大家全沒理到；阿桂這時却轉了一下身，把背朝外，打算再睡他的覺去。瞧這樣子，小馬心裏正想罵一句「豬糞」，忽的外面起了一陣浪頭把船身提高了丈許，重新又丟了下來，一但冷不妨，小馬幾乎一顛，話也咽到肚里了。

「呀！」這一下，背在後面的寶貝，却給坐在架子上靠着的老吳瞧着了，他禁不住尖聲叫了起來：「銅盆魚！銅盆魚！」（註二）。

「銅盆魚？」阿桂忍不住從架子上跳下，用驚奇的眼光在房艙裡搜索一圈，終於跟着老吳的手臂，落到小馬身上。

這時仁森正拿了張紙躺在架子上很無聊地摺疊着，他輕蔑地掃了小馬一眼，說：「銅盆魚，心想吧？」

小馬只是那麼眯眯地笑着。但是，背在後面的兩隻手却引逗着阿桂不得不再向前。

「別急，別急」。小馬伸出左手來攔住他。

「真的銅盆魚？」

「不信你等下就別喫」，老吳接着說：「悶夠了，我們煮銅盆魚粥去」。說到去，他真的站起來打算走。

「銅盆魚？那兒來的？別做夢了！」小馬斜斜地看了老吳一眼，他這下子可沒笑，怪正經的鼓着嘴巴。

「真帶了銅盆魚來？那二十四孝恐怕要變成二十五孝了——老子沒這福氣」——阿桂的右手又爬到鬍鬚上面。

「這是我帶來給你們孩子嘗嘗新的」。小馬的右手這下子可高高地舉起來。真的，銅盆魚！銅

盆魚的尾巴就在阿桂的頭頂上幌着。

這下子沒人躺得住，大家都跳離了架子，仁森，必得，阿三他們五六個人立刻就圍上了小馬。

「真有你的！」仁森的手在小馬背上重重地打了兩下，張開了大嘴巴笑，眼角上的魚尾紋，一齊打起皺來。

「怎麼弄來？真虧你」。老吳的舌頭有些笨重了，嘴張得像熱天的哈叭狗。

「當然是偷來的，還不是老法子？」阿桂這下子可把手移上去，抹抹下嘴巴。

小馬笑笑：「這一次可真危險，差點兒給二副碰到，還好我的耳朵尖，一聽到他的腳聲，就把魚丟到起重機後面，不然的話，那就糟了」。

「別說功勞了，我們煮魚粥去——老子記得你是孝順的」。

「媽的」還沒罵出口，小馬就讓阿桂拖着向廚房奔去。

廚房裏立刻擠滿了人，大家一股子的勁，洗米的洗米，切魚的切魚，有醬油的拿醬油，有小菜的拿小菜，雖然，可不敢鬧開來，只靜悄悄的各人做各人的事，只小馬的笑聲，有時會從人叢中浮出來，像一小塊木片浮在湖水上一般，而阿桂却用「稍息」的姿態站着看大家忙做一堆，右手

儘在鬚鬚上摸着。

一小塊一小塊銅盆魚的肉和米在鍋子裏賽跑着了，大家都輕鬆地呼口氣。但是誰在人羣中那麼嘆息了一聲，這可特別，大家便奇怪地在搜索這個嘆息的人，——老吳！

「爲什麼，不夠樂」？小馬臉上的笑紋輾平了，這下子他笑不下去。但是老吳還是沉默着。

「怎樣，老吳」？大家不禁同聲的問。

「沒有什麼」，老吳低聲的答，連頭都不抬起來。

「我知道了」，阿桂說，聳聳肩膀，「老吳捨不得把米拿來請大家，肚子裏在埋怨着我們餓死鬼哩，對不對」？臉孔一直伸到老吳面前。

「你這人真是——那時候看到我老吳這樣子小氣」？老吳厭煩地推開了他。

「阿桂的話對，不然你裝什麼孫子」！仁祿開玩笑地說，眼角魚尾紋又疊起來。

「等下多喫一碗得了」。必得也跟着說。

老吳搖搖頭。

「爲什麼嘆氣，你說呀」！不大說話的阿三似乎也有些忍不住了。

「還有什麼，年紀老一點的人總是小氣的」，阿桂從不肯放鬆人家一句話，像他的手不肯放鬆鬚鬚一樣。

「你們大概都忘了」，老吳再嘆口沉重的氣，頭慢慢地抬起來，眼珠子裏似乎有些濕了，「去年不也喫過一次銅盆魚粥？可是拿銅盆魚的人」？

大家沉默着了，每個人的腦筋裡都展開了那一幕慘劇：——在狂風暴浪的一個晚上，大家正準備着收網，開絲（註三）突然斷了，小勝子給打到海裡去。

廚房裡掛着那盞半明不滅的，放射着淡黃色的電燈，打鞦韆似的在擺動，浪花飛濺着的和打在船舷上的巨响，沉甸甸地壓住每個人的心，除了銅盆魚粥在鍋中發出「古古」的聲响廚房裡就沒有別的一些聲息，也許連阿桂摸鬚鬚的「唏唏」的聲音，都可以聽到。

正在老吳的眉頭紮成個一字，而大家沉默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還是阿桂把這嚴肅的空氣衝散了。

「小馬，今天晚上可要小心點兒，小勝子還喫到銅盆魚粥方走，你可別連銅盆魚粥也喫不成。」

「喫不成銅盆魚粥倒沒緊要，不過我走了，批麻戴孝那一套把戲，你可別嫌麻煩……哈哈」

！」小馬的笑聲跟着他的胳膊伸展出去。

大家也跟着笑了，阿桂這下子可吃了虧。

然而不，阿桂的話立刻截住他們的笑聲：

「那要什麼緊，不幫忙還成朋友？你走了，你孩子年紀輕，不曉得這一套把戲，我當然要盡力幫他的忙，沒什麼麻煩；但是你的那位……哈哈，還不到二十五歲？假如要起你來，這個忙我阿桂可幫不了，那才夠麻煩了。」

「這個我仁森倒可以幫點忙，你別擔心——哈哈。」他一笑，兩個眼角的魚尾紋總是像磁石兩端吸住的鐵粉。

大家笑了，老吳眉頭的結也就解開。

阿三的眼睛可注意在鍋子裡頭，看是可以了，便把鍋子拿起來，大家便都咽口涎唾，眼睛在鍋子上打轉。

然而把舵的丁獅進來了，他笑着說：「你們樂呀——收網去，時間到了」。

這下子銅盆魚粥喫不成了，大家心裏都感到兩小時的時間（註四）真像滑輪上滑過去的那樣快，但是誰也沒有先喫一口的企圖，大家一窩蜂的擁進了房艙裏，穿上那黃色的油布衣，戴上黃色

的油布帽，一起跑到船面上來。

網是從左舷放下去的，因之大家便聚集在船的左舷，那一陣一陣的浪花，從頭上直淋下來，他們滿身滿臉便都濕了。船顛簸得非常利害，大家兩腿都是向外彎着，跟着船在擺動着。

小馬站在船頭，阿桂在船尾，老吳和必得管着起重機，阿三，丁獅，仁森他們六個人便都站在船左舷的中間。

阿桂手上拿了一根鐵揪準備着。

「[Get go]」船長在上面大聲喊着。

阿桂便拔開束鎖（註五）的栓，再用鐵揪一推，束鎖開了，「磅」的一聲，兩條開絲便極乎迅速地分開了，船頭就有些向左傳動，但立即又轉正。

「叮——叮——」停頓的鈴響了，船尾的三角篷也升上了後桅桿，接着起重機便「隆隆」地動起來

小馬和阿桂，一個在船頭，一個在船尾，兩手按在船舷，好像忘記了風的淒厲，海水的直淋，兩眼發怔似的直視在水中，而起重機的鐵輪上，開絲就越纏越多了，終於兩大塊十呎長，四呎半闊，兩吋半厚的兩塊網板（註六）顯現在水面，而靠着兩端的船旁了。

「啊——」小馬揮着左手賊，起重機就止住了。

然而正在這時，一陣浪頭像山峯一樣地湧着來，網板便迅速地跟着它向船上擠，小馬尖聲地「嘎」了一聲，本能地收回右手，左手緊握着右手腕，而右手指上的血像蒼蠅一樣地滴着。

大家知道出什麼事了，然而工作緊張的時候誰也不能離開位，單只仁森過來替小馬的工作，阿三扶着小馬下去，接着，阿三就又上來。

仁森解開了縛在船頭網板的沉網引揚用網（註七），阿柱解開了船尾網板上的浮網引揚用網（註八），拖到起動機旁邊，在那小輪上繞了兩圈，起重機便又隆隆地動起來（註九）這兩條引揚用網就越拖越長，由阿三和丁獅在後面牽住排下去，像兩頭繞着身子的巨蟒；同時，兩條引揚用網的一端又已經縛在原來地方了。

起重機停住，沉網（註十）就現在船旁了，大家抓住它。讓浪打過來，船身向右傾下去的時候，大家便唱着「漢啊——海」，牽上了船旁，接着人便趕緊回前一伏，抓住天井網（註十一）的網目，而船這時正向左拜下去，接着便是一陣海水從他們頭上直淋下來。這樣跟船的向左向右顛簸，一點一點地拉上了天井網，又拉上了囊網（註十二），而他們「漢啊——海」的自然歌聲，就從浪花飛濺的聲中掙扎出來，跟着那一陣陣的狂風，吹到大邊去。

阿桂拿一根繩在囊網前端繞一圈，掛在縱桅桿垂下來的鉄鈎上起重機又動了，囊網便高高地懸掛起來，阿桂再把囊網末端的地筒活網一拉，網口開了，魚便像火山口流出的溶液一樣，都堆在艙面，阿桂再把囊網的末端的地筒流網縛起來。

又準備放網了。

把天井網和囊網都丟到海裏去。

「鬆」！船長在駕駛台上面喊了一聲。

起重機動了，繞在起重機上的開絲就鬆下去，網板「碰」的一聲到了水裡。仁森和阿桂看網板的地位沒有不對，就喊着「啊——」立即「叮——叮」兩聲的開俸鈴响，船便向前一直駛着，兩條開絲便箭似的向海裡竄去。大概開絲下水有六十呎了，起重機便止住，阿桂便拿起曳網拉繩（註十三）一拖便鈎住船頭的開絲，把這拉繩在船尾的滑輪上繞一圈，又牽到起重機旁，又繞在起動機上，起重機動了，這曳網拉繩在阿桂手上就越拉越長，而船頭的開絲便合攏于船尾的開絲，終于兩條開絲碰在一起，而起重機就戛然地止住了。阿桂便又過去關上了束鎖，加上栓，放網的手續可算是完結了。

網是放下去了，船就衝着這狂風怒濤，在花鳥山東北魚場上圍繞着邁進；這時天上的一鈎眉

月，從一堆一堆的黑雲之間跟踏着出來，向他們撇個媚眼。

老吳嘆息了一聲走離起重機，然而阿桂却重重地咽口涎唾，左手的姆食指在擦着那短短的鬍鬚，他記望着銅盆魚粥冷了。

他們都拿了個一尺多長，木柄的鐵鈎，極乎熟練地一鈎就鈎上了魚，一丟手，魚就到了箱子裏去，鯧魚鈎在鯧魚一起，黃花魚鈎在黃花魚一起，一些不亂，動作得非常快，却又排得非常整齊。

這樣，兩千多斤的魚，他們九個人便是一個多鐘頭之間把牠裝好了。

接着便把這一箱一箱的魚放到冰船裏去。放下一層，便撒上一層冰，等到冰和箱口平了，再放下第二層箱子，一直把箱子都放完了，蓋上船，他們休息的時間就又到了。

然而船面上還留下許多小魚，這些魚船上是不要的，然而他們却都拿了個竹籃把牠拾起來，以備在太陽底下晒乾了，到上海去賣些錢，做自己的零用化。

走下了梯子，他們都脫下了黃色的衣，黃色的帽子，深深地呼口氣。

誰也未會忘記了銅盆魚粥，可是銅盆魚粥冷冷，又得熱起來。

等到大家捧碗銅盆魚粥，圍着小馬的架子旁邊時，小馬的手上還在淌着血，雖然已經用布紮

上了。他的臉色非常蒼白，平時紅紅的嘴唇今晚上特別顯着無血色，他看到他們都捧碗銅盆魚粥進來，只對他們淒然地笑了一下，兩個眼皮就慢慢地合上去。

老吳手上却捧了兩碗，他臉上的肌肉掙扎出一個笑：

「小馬，讓我來弄給你喫？」

小馬只把頭搖搖，連眼睛也不睜開。

「喫點兒，不餓了？——銅盆魚是你弄來的。」

老吳坐到小馬睡着的架子邊沿。

「你們喫吧，我喫不下。」

「還好你沒有喫，現在才能夠看到我們喫，像小勝子，一喫就喫糟了，我方担心哩。」阿桂說，他的左手捧碗銅盆魚粥，右手在摸着下巴頰。他說了之後，好像要大聲笑，但是看看大家的情形，尤其是老吳狠狠地瞪他一眼，可就笑不下去。

然而仁森立刻接上說：「以後恐怕沒人敢去弄銅盆魚了，銅盆魚弄來，總得出岔子，不過還好，那位二十五歲的，可不必我幫忙了。」

說後，他得意地站着，眼角的魚尾紋已經摺疊起來，然而眼睛在周圍一睃，笑聲就咽在喉頭

上了。

房艙裡剩下唏唏喫粥的聲音。

浪打在船舷的聲响，蓋住每一個人的心。

(註一)水手睡的床鋪。

(註二)即血鯛，在魚類中價頗貴重。

(註三)曳網俗呼開絲，用十八根網絲絞成，周二寸半。

(註四)放網與取網的相距時間約三小時，惟尙有其他工作，故只有兩小時的休息時間。

(註五)束鎖爲一長方形的鎖，底邊固完，其餘三邊可打開來。與底邊成一直綫，爲鎖兩條開絲之用。

(註六)網板爲一種堅固的木板，重約半噸，附于網之兩袖端，引曳于水中時，猶如風箏受風之上昇于空中，以受水的抵抗力，使兩板向左右張開，藉以擴張網之兩袖端。

(註七)爲白棕製，在起沉網時，爲最重要的網繩。

(註八)亦爲白棕製，在提起浮網時用之。

(註九)這時繞開絲的鐵輪不動。

(註十)全長三十六尋，用網絲十二支，六股絞合者爲中心，卷以舊網地，再環縛以白棕繩。與網地連接起來，欲起網，必先起沉網。

(註十一)長約四十呎，爲網之一部份，其功用在於防入網之魚向上逃竄。

(註十二)爲網之重要部份，所捕之魚即裝其中。

(註十三)爲一小的開絲，前端繫一鐵鈎，專爲鈎大開絲用。

平凡定價

每月半出版一册全年八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零售	一	一角
	預定每卷	四	連郵三角六分
預定全年	八	連郵七角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一角以內為限

廣告價目

附註 1. 如欲加印雙色，另須酌加墨費。 2.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價目面議。 3. 廣告如需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登者自備。	地位	墨色	封面	裏封及目錄前	普通
	全	全	一	一	一
	面	面	册	套	套
	半	半	元	元	元
四	四	元	元	元	元
分	分	元	元	元	元
之	之	元	元	元	元
一	一	元	元	元	元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准轉載

平凡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平凡文藝社

福州仙塔路十八號

發行者 平凡文藝社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三四號

福州經售 新民書局

福州下南路

印刷者 中華印書局

福州觀井路

新地

第一卷 第二號
目 要

文藝時論(三篇)	雷石榆
還沒這樣的世界(詩)	林娜
在記憶里(散文)	翁雲
德兒的番平夢(創作)	林木
唯物論者談鬼(雜文)	蒲風
我要北上(詩)	林孝準
晨曦(詩)	陳祖山
在香港(通訊)	青蘋
沒有了織布的機聲(創作)	許欽
前夜(戲劇)	俗室
批評的本質(盧那卡爾斯基)	胡一川

出版者：廈門鼓浪嶼
出版期：五月一日
上海雜誌公司經售

平凡

第一卷 第二號
目 要

金沙	魏弼
狗	美石
宅地	任其
剿滅不了我們的靈魂	雷石榆
大演習之晨	焦風
革命的故事	佃曉軍
記事兩則	秀子
癡(集體報告)	陳學英
棄詩求歌論批判	雷石榆
自由(A·普式庚)	葉可根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一
圖·刻(三幅)	勺

出版者：福州平凡文藝社
出版期：六月三年一月一日
上海雜誌公司經售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零售：每册一角